



09972

黃石齋先生集卷五

明黃道周著

涇縣潘錫恩校

萬曆四十有六年鄉試策

洪思曰應戊午鄉試也子爲諸生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故其直言時政深以黨患邊患爲憂已如此一時幾爲劉黃矣神宗末年上倦於勤下無良相正學衰而邪說作汝中宏甫之言滿天下所憂不獨二患之方深

勤政第一

夫帝王之道法天而已矣天以虛故無爲天以健故無逸無爲故治無逸故壽世無與天爭治亦無與天比壽然則獨無不可以致治獨有不可以致壽此周公仲尼所以逆閉於其始也何也天下專靜葆眞之說皆可以治一身而不可以治天下廣成所授黃善卷所授舜皆本於草野之飾說而卒頽爲風影而無歸故方今所謂元氣神氣者亦宜迂儒置不陳乃道有至要可壽可治壽則渺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一

喬松治則齊唐虞亦可爲當宁進一講也旨哉子思子之言不息也不息而久以爲壽不息而微以爲治至壽配日月至治配天地此其說皆取諸乾而本之周公仲尼此二聖人者精於易也易乾之筮二百一十有六其乘除之說萬五千六百二十有五故爲列象所宗以天地之至壽用之者永國體之者永年不可易也唐虞兩帝享國百五十年未嘗以一日自爲天下朝命二十二入各欽然無曠不以艱虞叢脞累其君一日舜思爲衣裳簫箭五采十二章六律八音之樂而禹趣比之丹朱傲子晝夜罔水頡頏行舟者以不保其性命嗚呼孽哉有商高宗享國七十年則亦惟傳說甘盤之故而文王自中身至九十則亦黽然以託之四友也乾也者具六陽而後成焉世豈有逸其四肢孤運其心而可以享年者則亦豈有逸其身不運其四肢而與金石共無傲者乎殷周之間白

中宗而外享國至久惟周穆車轍馬跡欲窮歷天下而卒以百壽獲沒於祇宮則於甫刑之書大有取也彼其反覆丁盜克審念之於周公之意豈相遠哉漢武享國亦更七元行迹類周穆而數亦近之試釋其元封諸詔與輪臺之思悠然已不下呂刑也此二君者皆近於壯夫而遠於乾故徵豐於壽而嗇於治然後世之言神仙西極褰裳濡足者又輒宗焉夫使深居清攝而可得壽則周穆漢武宜天其天年又使養真守嗇可以託天下者則是與豹面虎齒戴勝穴處者而共爲帝也自古創業之君與中興之主其保祚皆長大抵其精淬力勵亦皆有不息之意焉周之宣平視商高宗則固庸主也而考之載籍宣五十三年平四十九年無亦其以雲漢匪風者有以惕其心而震其年與我太祖手闢乾坤復羲農堯舜之天下祚以億世何足爲長然猶心慮後者漸生則逸嘗教諸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二

王暇日引弓馬抱重石耽玩無逸諸篇世宗中興厲精爲治後頗益綜核而及其旣也乃亦微託於無爲以啟其逸心一時大臣亦有心附異說慫恿爲西宮之事者夫彼豈以風后力牧襄城七聖皆實爲啞峒之言者乎三代以上臣皆配其君故罕有君不及其臣三代以下臣皆不及其君故君之志奢而臣不敢以爲閑猶短繩之屈於長木也今天下所總總慮者謂今上之法肅皇而過於包茹與彼時微異耳夫今上卽淵默似一切爲不與而渾厚之氣於今未傷權阿之多落言路之傾仄未有至於彼時者也所患諸大臣徒託爲雍容無實有經國之意以聳於人心而諸羣臣又率嗷嗷爲不切之談以瀆上聽令其薄焉以爲是爭適言者之不足與謀昔夔典樂而其自言曰予擊石拊石鳥獸率舞益亦曰上下草木鳥獸咸若夫當虞廷而鳥獸來格鳳凰趨跄丹瑄寶甕出皆

其臣之爲也而上安受其功故得喜起以其爲福今羣臣之言皆  
恣然自騁其臆動數千言及其不信又以叢脞震其上是今日所  
規用爲瑱也而猶以冀一旦之悟豈不難乎雖然猶有慮焉高宗  
享國七十二年而卒溺於祭祀彤日之書譏瀆也毋亦有黃金祀  
寵之意歟凡長年之君未有不溺於此今毋亦有其漸歟故曰陽  
德衰則陰節至老之戒得雖聖人猶談之然則如之何曰爲大臣  
者正已而漸閑之柔從而彊守之多致其身以親之勉勉自爲而  
後申其言昔伊尹召康公皆百二有餘歲以壽國而壽其君是則  
大臣之務也

正學第二

萬曆四十六年鄉試○案此篇及下邊防篇皆從鄭白麓本補錄宜與勤政相權黨禍等篇相次

道統之說爲聖人而開者也聖人不出其緒滋繁記者以爲記誦  
者以爲誦學者以爲學教者以爲教故記者得口誦者得耳學者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

三

得毋教者得指皆影其一端以象其隻體而必自以爲聖人拳曲  
其緒謂統在於是此子夏所自疑於西河呼天而忘其罪也有宋  
諸儒自濂谿始以爲直接洙泗遂掃古之所向以歸之豪傑謂未  
窺聖人之道吁是矣彼諸夫子堯言舜趨恂恂若恐墜者吾服膺  
焉爾至於洙泗之源吾未識其短長也昔衛將軍文子問諸子於  
子貢子貢舉十二人焉文子曰以子之言則一明王之相也子貢  
退以告夫子夫子又舉七人焉范文子桐提伯華士會晏嬰伯夷  
叔齊柳下惠者是夫子之所取也夫子貢與夫子之論人若此矣  
卒未有剖之爲道德與豪傑者而性道命仁又夫子所罕言乃取  
所罕言者日夕而研之以爲入室爲升堂豈不異哉夫誦服聖人  
則必知聖人之微意而默焉存之夫子之罕言命仁不言性與天  
道彼其意誠知後世而下必有創爲異說以鑿人之肺腸以爭此

一言之得者也而卒自驚焉陰墜於佛以顯爭於禪吾知其未之能爲也有宋諸君子既不得於時則退修其身若孟子所謂窮居見於世是亦聖人之徒矣而必以爲聖人之統必至此而闕則將何所置彼宋前諸君子也哉伯恭之沒也同甫弔之以爲有聖人必有聖人之才之識而元晦深病之以爲不尊夫直以爲窮居見於世則不尊何病焉而必以爲聖人者是何也故以理而言則心性不必爭以道而言則聖人不必營陸氏之必言性於性未必合老氏之必言道於道未必明夫聖人之道則曰博文而已約禮而已矣荀況曰不明王道不述禮樂而日爲與竄之論者天下之陋儒也荀卿沒而賈誼董仲舒申培韓嬰劉向鄭元應劭賈逵吾猶有取焉若夫廣六經之意發自杼軸適值其窮近於仲尼之遺者其惟王通乎夫有宋諸君子迫於戎狄治統旣緇而欲以道統自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

四

與則何所獨自爲門戶必是此而非彼故致知主靜者之至今爲梗也是以道莫大於不爭而學莫要於克己豪傑之與儒者均之可爲聖人故以子貢而述諸子則董生河汾濂谿伯淳正叔橫渠堯夫考亭是冉雍顏淵顓孫師子貢子夏宰我言偃曾參之行也以夫子而述諸子則賈生葛侯李文靖韓魏公司馬君實范文正是范文子桐提伯華士會晏嬰伯夷叔齊柳下惠之行也然則聖人右豪傑而左儒者乎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聖人之微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雖聖人終其身猶自以爲未有焉爾

相權第三

荅主器而尙寬宰主柄而尙斷此雖世之恆談而理未有易也何也主太尊而過於察則下難堪相委權而衆爲託則上不任然而主不以權與相則下益疑相又以權自與則法必亂是以君釋相

權而一歸之人主再釋其權以公與之相則天下治矣昔者堯未舉舜岳牧是謀共工伯鯀堯明策其必敗而猶聽之誠异及既得舜宅揆是謀流放殛殺衆或以爲太過而獨行之不疑夫其先也堯不與岳爭智其後也舜不與堯爭仁爲堯者不亦神乎舜既代終重咨四岳以命九官日能則能日諧則諧夫舜不以前之舉凶罪四岳岳亦不以後舉疑前試而唐虞之寬斷概可知矣三代以降上疑其下下窺其上齊桓公既得管仲唯管仲用舍是聽或謂桓公曰管仲樹人矣亦耳而目之乎桓公曰吾於仲父既耳目之矣而又耳目其人則耳目人無已時也故爲上者無私鑿其耳目則聰明不障賈生曰易喜而難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過者宜爲貴上難喜而易怒則人易危忘人功而識人之過則懷才者共退是以主術貴周者是荀卿所深詆而夫子所不取也凡

奸人之欲以煬其君欲以中外之隔陰窺其術者則必以上之權爲周故欲用一人不以聞於人欲舍一人不以聞於衆出一人而用之舍之使天下震不測焉自以爲忠而實足以亂天下何也君相之情不宣則闈寺之言必秘以天下之功過託之陰人之喜怒以隔牆爲主術者宜有識者之所不取也子曰其爲上者可望而知也其爲下可述而志也荀卿曰主術貴周則上愚其下而下述其上矣是以天下無難知之人而不可必其用有必用之人而不可必其不逐上之人恐以用之逐之爲天下料也唯其必出於己故其道益詭而靡常春秋之法使人自相舉也故晉設三軍而六卿皆備范宣子讓而羣下皆讓因讓而與之悼公不疑漢代之制亦使人自舉也故賈誦之短左雄而左雄不敢以爲逼斗辰不以代日月日月不以代風雨今卽法不得以自舉獨不得與衆舉之

衆去之快然而無所晦昧乎夫爲人君而與相臣爭用舍此天下之不祥而庸主之大疵也昔唐室之盛而有除吏不盡之嫌陸生之信而無以去內批斜封之弊故其時用舍無足觀者惟李公之訪裴令也出其疏中三十餘人數日之間用之殆盡史籍以來獨此一事差強人意耳今卽相臣不得自用舍獨不得舉其應存應去應汰應畱者慎簡其事而以去就爭之乎

#### 黨禍第四

朋黨之故今人言之詳矣聲味之滋晏嬰辨其始水火之論司馬正其終然而同異互見與世俱生方爲調之適以黨方爲解之適以爭未流之勢崩潰愈甚識者讀詩而欲以反之無競夫無競者聖人之心非君子所能及也吾以觀其競端皆不始於君子之立見小人之褊心而始於主上之不攬權夫主攬權則禍福有歸禍

章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六

福有歸則是非定是非定則議論息而賢智愚不肖皆可以各營其局古之立官也各就其屬或終身不更其事主德之闕則各以其事諫故謂之官辨六屬之計利弊相因出其短長以至相成故謂之官聯辨則不黨聯則不爭辨而黨聯而爭則以付之司臚正其曲直故其士力於行事而不樂爲議論夫議論者吉凶之械而戎好之門也主權委於上則士議競於下甘陵牛李朔洛三議之興皆於季世也然其敗不同漢季之敗也范李諸賢起而維之不及漢宋季之敗也而黨猶以折闔寺而短奸雄之氣唐季之敗也敵宋以鬪儒生之間氣夫爲唐宋之諸君子不可以已乎臨川之橫恣非有突厥吐番之暴也雇役助役非有悉怛謀之慘也歌不哭哭不歌非有維州涼州之繫也而交構至此夫於諸君子無責

焉耳獨惜夫用者之乖於道也用乖其道而欲其不爭猶以黃耳與瓦甌同囊也以黃耳與玉瓚同囊置水焉而撓其中則或碎焉或闕焉而況與瓦甌同事乎故士如器也上如衡士如水也上如準夫上無以平士而使士自平其畛猶無衡而量器觸手而軒輕無準而量水瀉地而東西決也周祝曰治天下者用大略火之性故颺上知時者隱約水之性故趨下董仲舒曰地見其形而天藏其光爲臣者職地爲君者職天天藏其光故其神不測地見其形故其高卑險易可得而材也夫不材其高卑別其險易使人處之則是虎豹龍蛇之所穴處也何日平之有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凡人之心各有爭氣十棋之言而有彼此焉則袒已左右矣唯上之人一之於法則下之人不得不出於道故曰道由法立者也和由禮出者也韓富之時相爭下殿不失和氣非二公之能而權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七

之歸於上下固有以用之也數年以前諸君子噍然亦有朔洛之事今旣幸自銷融而猶似有輕重之數勤當道憂者夫亦自竭其心力以効匡策則是非之氣固已化爲盡瘁矣善哉程伯淳之言曰天下事非一家事奈何以勝氣與之夫以勝氣而與一家尙不可況天下乎詩曰各敬爾身不畏於天是之謂也

### 邊防第五

天下之事有緩急時有利鈍謀有寬斷千步之內夷險易形一日之間進退殊算以目睫而決千里之變誠非儒生所能籌也長老常云□□兵過千人則不可當此亦晉宋之間造以嚇兒啼耳非其聲實也□□之數勢不分大野先之種未殄於北則□□之口不盛於東猶水之謝木也唐宋以來都陝及汴驕子之氣溢將無同太宗以百戰之威深入□方而無所得宋遂猖獗以奪遼東之



地方今天造燕山王氣所萃而□□□□□□□□□□譬之  
飛蟲左右叱之卽時驅時反豈必操劍逐之哉昔漢文帝以書問  
太子家令條上兵勢已盡於此矣彼其時匈奴無甚長技然已常  
劉漢兵數十萬樊噲議橫行而劉章以爲可斬也今里直兵過數  
萬烽火之勢耀於東關而愚獨以爲無害者天人之數固不及此  
也非天人之數必不及此凡彼所□□□於我者皆有奸人窺吾  
之罅以爲吾將士皆藏頭膝間必不暇爲大舉故耳夫吾卽不大  
舉而勤徼其桑土以遼左與之悉遼左之力宜無難一□□者又  
取半年之費以潛備於西北卽以忙餉待□□奚失乎夫天下大  
勢所可慮者二三衛之屬迫於肩背榆林閒道北鹵可通又左顧  
北關一綫之隔吾重城北關則里直以爲辭夫吾不懼里直以爲  
辭則必不求之里直亦不徒求之北關□□之屬早借牛種逼於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八

咽喉通州之漕數日可至又議奪南關百一之虞吾安棄南關則  
漕河以爲命吾不懼漕河有事則不求之里直亦不更求之南關  
夫不求之里直不求之二關而必以爲無患者是草野之所誑也  
夫草野不誑而神器不驚則吾內取之耳昔擅淵之虞萊公以求  
之君身而天下晏然况夫御極赫然一旦之便而人心共肅兵不  
更議強餉不更議足將不更議良賞罰不更議當義馭之下颯颯  
坐銷是豈煩屈五指而揮其塵尾哉故合祭礪之發必不繼也召  
募之兵必不練也利啗之將必不戰也臨時而計之必不辨也今  
則釋寬坦之地大城而將壘之則亦必有經歲月之備必縱騎士  
而營屯其間則必有數百里之堡必以秋高馬肥僅僅爲防禦之  
計則聞之遼人遼左春肥蘆高於馬馬噉荻驟肥馳驅倍於北狄  
而雲中上谷方有花馬之守豈不大費事乎爲謀期於萬全今必

以目睫而決千里之外則愚生所不取也衡曰黃子蓋憤神宗既朝莫敢言而羣小又競以深居無爲養真得壽之說進諫者益不敢初場中但以治道爲第一問故黃子直言勤政專以無逸對謂帝王之道法天而已天以虛故無爲爲天以健故無逸無爲故治無逸故壽時典試丁太史紹軾欲以子卷置第一及問是策有曰世宗中與厲精爲治及其既也亦頗託於無爲言路傾仄有曰所患諸大臣從託爲雍容無實有經國之意又問至邊防之策皆疑其言太直恐爲朝廷及諸當事者所忌低回久之乃竟置爲第七人黃子之直言敢諫蓋爲諸生時其所學已如此矣彼區區之科名得失上下又易計哉斥秋子師每言後竟以黨患遠患亡其國其患蓋成於神宗之世諒哉此黃子所以痛哭於秋試憂之非不早也

### 天啟二年進士策

洪思曰應壬戌公車也時場中分考者博羅韓公曰纘得是文異之曰此必閩中黃劭元也已而果然一時以爲美談

### 學術

愚聞多欲之臣勿與言格君無術之學勿與言諷古古者圖象已

###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上

九

出制尙繁多諸神聖皆知邱索之爲虛支將舍其象器以求於面對口授之際故黃帝之師三人大墳大撓大真顛頊之師三人綠圖老彭伯夷其後帝無常師呂尙以先朝之老西面而授黃顛之道曰敬勝義勝二者而已夫黃顛之道得於六師呂尙兩言而舉之曰敬義故知典籍之原厥有其要敦學之道存乎其人古之賢士若尹壽西王國務成子光貸子相之流亦皆草野隱茂無甚誦說而堯舜禹湯咸共東面拜受之者何也凡古之賢士皆非其身澹其知堅畧其志誼無膏梁子女玉帛之奉以耗其外無是非愛憎得失之慮以敗其中其爲帝王者雖如黃帝堯舜猶畫其衣裳矜佚其內果女鼓琴欲觀古人之象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出有讒惠之言於是自紕其道以請命於巖野退而與諸臣講論於庭其時有禮樂刑政六府三事而無易詩書春秋其有講論而爲易詩

書春秋者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帝與義和之講易也惠迪吉從逆  
凶惟影響大禹之陳範也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大禹之歌雅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皋陶之賡頌也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史氏之陳風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大  
禹之說春秋也夫古之講說者如此故昌言於廷而後世爲憲今  
之講說者火動於上澤流於下兩意不相濟無故而開一成就一  
若有迫於故事相應而不可已者然是以上聽益高下言益迂聖  
賢之力進距於旒冕退距於脣齒中立而無所宿則亦噉噉云云  
而去是以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三公坐論一變而爲講筵與夫矇  
瞍誦詩史獻箴百工奏技之變而爲俳優也兩變者先王所至慎  
而浸爲流靡也是則今之賢者之過也故曰天下道盛則臣賢其  
君典籍之言存於人天下道僞則臣不及其君而以前人之言醜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十

於鬚眉昔者成湯之學不及伊尹故尹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傳說之學亞於高宗高宗曰爾尙明明保予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夫伊尹學於堯舜故以堯舜督其君高宗學  
於甘盤故以伊尹督其臣此兩君臣者升降微殊而原本講論則  
一也今天子學多天縱齋室東向之典不復可求而其羣臣風旨  
言論率無有遠當於天子之意每遇講說天載予默則高誦典義  
篇竟而退記曰天子入於太學承師問道退而攷於大傳大傳有  
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故古之天子不率不則天子之左右則皆  
有罰也今之保傅必垂首容容以事天子之左右而欲其引古據  
典微言謹論有益於天子之前則豈不難乎漢臣樊豐嘗稱孝明  
之世多徵名儒以充禮官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其求政化朝者進  
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匈奴秩訾車且

之長悉來就學詳思其言欣然明盛今口土不靖方一口口無妨於內治而談者遂以辟雍四學上親貴仁上齒貴信上賢貴德上尊貴爵之爲迂務其最下者乃以埽候爲講論夾刺爲詩書門譜爲函丈青蚨以爲意白鑑以爲旨相聚而講誦之嗚呼此聖賢之所以不靈而詩書陳說之所以無效也昔當宣宗章皇帝時則有楊黃蹇夏終始一德講春秋則歎聖人匡時憂世之心講周書則嘉周召令主賢臣之治孝宗敬皇帝時則有徐劉李謝對召從容文華講後優渥之頒平臺暇日密勿之論今天子溫恭濬哲月恆日升遠追黃顓敬義之宗近法祖宗聖天之學是在執事反躬自擇術焉愚疎賤未之知也

人才

才智之於人若精竅之相麗也節堅於內而動生其間藏精於心而識通焉故去節之才喻於僨肉隨動而不久去智之節喻於骸骸趨死而不生聖人非貴不死之智而賤不生之才貴夫生天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十一

之材而成天下之事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宜用終日此言夫秉節而能智者也天下多故則賢者取以自寶而當事者所不敢說所敢說者因事識幾見微知著可以作可以止可以生可以死識幾而作者周公棄龜而決翦伐之師仲尼仗劍而肆萊人之戮見微而止者楚子勝鄭而有憂色范燮反師而命祈死識幾而生者狼曠擇地而成功於河曲卞莊攄舉而避二族之兵見微而死者狼曠擇地而成功於河曲卞莊攄志而致命於齊師故豫之六二則有二義焉六一之動言豫之解也解者懈也豫者怠也處豫而懈怠則禍患生焉其爲象也雷動於外而險生於內丈人可出長子可去其爲師也不可以久處此

一義也君子謀事知常之爲豫通變之爲解知常而通變則卒撼之不可動驟擊之不可反其爲象也坎止於內而物震於外其行師也先計而無不當此一義也故豫之六二兼此二義者吉凶先見其道甚微聖人恐人之易動故係之貞吉言不貞則不吉也其應爻曰貞疾恆不死言不貞而疾則必死也今之建侯行師者爲智則不豫秉節則不貞臨事則懈當幾則不解猶豫而前卻故聖人惡之以爲反顧之獸也惕之以介石申之以不終日言委蛇觀望延靡歲月者之必不可以大作也是以古之君子其秉志也必堅其慮事也必審其發機也極疾相機也極慎不夜行而惡陰不行而惡影放其爲動本於明瞻而存於沉決明若洞的瞻若矢發沉若虎視決若兔脫皆至之不違頃刻中之不爽毫末是以留侯當食而銷裂土之謀淮陰解縛而資左車之說孫郎研案而子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十一

布懷慙張華斂手而當陽決策裴度摧衆議而與李愬圖功待堅誓族人而授於景略此六七公者豈輕於嘗試不終日之計哉其持識甚定取力甚固介然必發然後一日而從之也故古今之事有不審其幾察其動以一日嘗試則必取笑於萬世而豪傑持之皆不至於敗者曹操以六十萬之師冒暑而越荆門符堅以百萬之衆棄都而入淝水突厥吐番以兩不相下之戎遠至而趨利契丹以三萬之騎歷千里而犯澶淵若此之時卽談笑博奕單騎免胄飲酒酣謔四五日可了之今使寇無萬里爭利之師而欲收淝水荆門之利將無三矢再復之威而欲募免胄單騎之烈以盤石泰山之勢而謀爲棄河北十六州之事從此而言智與才言才與節雖取其骨骼澆濯而雕琢之不復可得也然則介石而識幾其道將如何子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知幾其神乎上交

而詔則利薰心賄賂通於上下交而瀆則欲薰心賄賂通於下賄賂交行而神躁智昏天下才節之壞蓋在於此維當事之亟留意也

### 察舉

古今之治相反而不同蓋若予素之倒執也古者周官廉察其下弊以六計廉善爲首廉能次之其意蓋主於舉廉廉之道主質今者周官禮察其下弊以六計禮豐爲卓異禮歉爲不及其意蓋在於舉禮禮之道主文此兩者皆計也皆足以弊羣吏而古今不同執若予素噫爲此言者謾矣君子惡謾言而重法士記曰大臣法而小臣廉言法立於上則廉成於下也夫聖賢之道自詩書春秋而外享利之道開於易稠縟之儀受於禮易曰包有魚无咎魚陰也包伏也陰伏相加義不及實言饋遺也禮先幣帛而後以金故

###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三

曰龜爲前列貴知也金次之見情也由斯而談饋遺之道聖賢不刪然而聖賢不著以爲法惡其流之必濫而出其道之足以殺人夫古之官屬甚簡廩餼甚厚歲時聘享不合國之力不舉故其舉之甚文而天下不以爲弊今之官屬甚繁廩餼甚薄歲時勞求不竭一人之力不舉舉之不文而津要者因以爲戮故曰官邪之生由於賄賂賄賂之生由於吏雜今天下固患吏雜也吏雜故實不清實不清故賢否溷賢否溷故等級淆等級淆故約結者思奮而通神者相效今之懷錢裹金晝過人門氣充色揚者非無賢人者矣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致及其自致而又將取償焉故自是朝無清人也詩曰有淮者淵萑葦溷溷言吏雜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言賄賂也當漢之時天下大郡蓋百二十縣至於今不啻再倍計孝廉之數邑戶二萬歲上一人不滿二萬三歲上二人於時

廉吏亦不甚著其最著者循良而已今天下三歲貢士率千數百天下實戶未滿千萬不上數年而萬家之邑士夫數十諛詔相先侈靡相耀其子女親戚僮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諱恣睢而取力於官當道者因以淺深高下之在門之鬼銜尸在車之鬼張弧固其宜也夫天下之財不湊於販負則湊於權力若水鳥之趨溷唼喋而不可止也一派以灌田蕩以浩潦則短脛長喙者飛逸而不下何也其肥不在也爲國者慎知其所肥蕩決之者不與有力者鬪勝上得以行其察而下無與藏其姦詩曰揚之水白石鑿鑿言不容姦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蓋言察也魏武之時厭諸將士困於橫取嚴削將軍卿相而下有司入官舍至有自攜瓶榼徒步而出者當時非之然則橫斂之氣亦以衰息徒以

選舉不精天下計弊終不可立是以欲弊天下之吏在於審舉選審舉選在於簡立法簡立法在於天子自操柄夫天下之計詳之而猶恐失簡之而謂可得者何也繁則人共爲政簡則衆不分柄也吏法簡而後禮樂脩禮樂脩而後廉恥立廉恥立而後時膏沐之不疑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包苴時有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下戴其上孔子讀詩至於木瓜而歎曰吾觀木瓜而知包苴之禮行也夫包苴者夏王所以罪已而仲尼以爲禮由余以爲道故廉恥立則膏沐而不疑簋筭飾則獵較而無害賈誼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上少投之而下以其死報是則聖賢所稱謂上潤下者也非下炎上者也損之彖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夫損損下以益上上以是享而下以是報則二簋奚薄乎上法不立而責下以廉猶流惡於汾澮揭竿從之而逐水鳥也

夫治國之要莫大於慎所課上慎課則下敏道古者聖人求言於人求行於身故其臣坐而先言今者聖人擇言於身督行於人故其臣奔走而猶不暇夫既奔走而不暇則必不敢以言爭勝於人不敢以言爭勝於人而猶患言者是上不督課之故也夫爭言舉勝則下躁躁而不和在於下督課居勝則上躁躁而不和在於上二者奚擇之曰與其煩言以競君莫若競行以煩臣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而受罪益寡夫使君責言而使臣死祿雖王者必由之非銜急之道也人皆死於言則言者益寡人皆寡於罪則辨者不繁古之聖賢因其所能神於其職而不怪於他有虞之庭二十二人時亮天工各不相犯也臯陶以士師而兼司馬之責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五

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其後伯禹亦以司空兼司馬之事曰咨禹維時有苗弗率命汝徂征夫天下之艱責莫大於兵戎聖人不顯責一官度能而使之又舉其師錫所在備有九德者而出之所以簡功名之門杜天下之幾倖也夫師錫元夫誠不可得而功名之途則不可以衆倖衆倖功名則聚訟者多而左右相掣事因而不舉矣古聖人之用人也慎擇而舉之慎考而去之舉之則不輕去去之則不輕取故選舉之貴慎始也考察之貴慎終也所以防幽明之異論而起伏之叢疵也今之舉者不慎去者太具方其登降已不足服諸亮采之心傾耳側足視當道之開謝以爲之變局及又一旦而或起或伏高者厲雲霄卑者限邱壑於是而是非雜生功罪互摘朝議之不和則始於此矣故曰聚訟之多則倖途不塞之故也倖途不塞則考課不慎之故也考課慎則詳進者



不疑速退者無怨天下之才具皆得以相習而除觀其所就今舉未定之身以試不一之口譽瑜者質玉攻瑕者抵石惠跡之族未有別也而柳下東陵之衆已起而相矛戟矣故三代以前有超擢而無起廢易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三代以後有起廢而無顯任易曰井甃無咎起廢之屢驟則自寶厓太和熙寧元豐而然也易曰井谷射鮒甃漏故易之井皆言用賢而其意皆主於拔引側陋寒冽之士夫側陋寒冽者不甚脩其身疏通其知必無以自見其於權貴顯力又少所與可則獨行而不疑然而天下未有不得於權貴顯力而有以自見者也故與其考課不精屢廢而屢起毋寧以非常之寵與寒冽之士與其驟起而躡取長淹滯之口毋寧考課備具使天子自濯磨之以質於幽明之典故今之調人者若古之調金也調金之法苦不得柔三齊之錫焉而剛五齊之鏐焉乾坤正氣集卷五十二

六

焉而剛屢鍛之使不見水火焉則柔矣至柔之金比於繩韋可以繞指而不可以使割夫使國家必有不見水火之人亦非國家之福也將有相臣者體虛而納人敢斷而能靜畫一之課程於上死祿之信成於下閉衆倖之門顯白而出之則談言無功而競者可少息矣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旣疑且勞則雖終日緘默而上下不和今方立倖中之的走九達之功罔罔而任人乍起乍廢以使人自爲聖賢而獨咎言者之已多此亦不察之過也

式士策凡五章

洪思曰毅宗三年秋八月子出典浙江試事時所示程也

求才第一

問才與運相扶而行運有隘汙則才有高下古今人之不相逮仲

尼所啼每一代間興而運有初中才亦有季孟是運使才然歟抑才使運然歟抑領才與運者使之然與運使才然者運盡不復見才而亂終之運有治始之才才使運然者才盡不復見運而否極之才即泰始之運如使中運恆得中才中才恆值中運則是般無傳說甘盤周無吉甫方叔漢無弱翁少卿唐無長源敬輿也夫曦陽燭於上木石燃於下金玉恃精江河恃源今古主臣相距之數不甚遠也自宋熙寧而後始有臣不若主之歎豈三代而上君過其臣今漸還於古歟抑君豐臣豐士賤士貴天人所共操柄亦各有其會歟明興教化翔洽二百六十餘年聖天子勵精極意唐虞之治而少值盤錯輒歎無才當道者至思別爲蒐討豈先用而後察與先察而後用先舉而後教與先教而後舉其報固異等歟北地李生云才之季孟猶日之有中辰如以日則今所謂方中之候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七

也宋后有云平居私議謂責不繇己當官有位則不吐一言豈習俗使然抑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耶行當爲爾發之

天地之生才古今一也才不視所生視所用不視所用視所成裁成視人主而苑枯視天地人主無豐才之實則天地負慳才之名矣凡才之生有顯藏而無饒乏有進退而無消長多顯者饒多退者消蕃變閉藏託於天地而開闢天地者託於聖人故聖人者天地之心手也聖人出而草木以爲蕘蕘鳥獸以爲龜龍聖人不出而紫著以爲汪草麀角以爲疴蟲夫草木鳥獸豈亦有運乎而變化乃爾故自聖人而下則皆中才也聖人不世出而中才徧天下噉啜之水來網伯趙之時來羅卽有聖人出亦以爲是無當於消長饒乏者天地不能自主耳夫聖人之與天地通貫同原天地所不能主聖人蓋亦不能自主也聖人而主天地則必立於函蓋之

上以運天地夫立函蓋之上以運天地者必不居才於身而競於人故聖人者無才者也聖人不自爲才而才生猶天地不自爲運而運成記曰五帝相序而神農無位神農之無位猶不若文王之無位文王之無位猶不若素王之無位也古之有道者旱潦不能災金石不能傷伏歛澮而治天下天下已治則噲然已矣雖有袞鉞無所用之今投以鈎餌引以罔籠強以罽勒柔以稻梁虎兕雞鷲次且其間猶且不遠嗟然而來者此非中才而誰乎世皆中才因以中才位之直鑄蒙瑋扶盧脩聲時刈時搔則人人可才也人人可才則敗害無羣敗害無羣則雖敗不害雖上古至治亦若是則已矣而世又慨然以爲是中才必不可用上治必不可致故苛於論才而過於求治輕於贊天地而重於繩人此四者天下之大鑿也夷齊之口不監庖廚成高之步不守唐肆管樂之足不戀棧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梃伊呂之手不縈纂組今必使數聖人者守口繫足而任服乘之事則必致化於百年之內薰釁以除其祥蒲纏以致其節藻稅以藏其器拜跪以神其事而禮難驟起道難廣致則猶是芻豢之引而羅網之請也且使數聖人者守口繫足而任服乘之事其於遠重亦豈有立哉故曰吉量成羣必爭杜蘅澤馬孤行近於麒麟以成周之化起於六七聖人磅礴數百年禮樂卷曲無慮千數爲勅以索其始爲尸以象其旨爲射以刑其鵠爲舞以作其氣使智士莊人變色而行之其大意亦欲使天下君子守口繫足以集吾事又恐守口繫足者之終不可厲使故又滿引動盪之若此也然且行之九十年而衰二百五十年而又衰未四百年而變矣夫以周公之才範圍天地經始百世不能使康侯脫於鼎鑊君子安其猿鶴犬戎隱於驪山江漢守其藩服是聖人之才嘗不勝運也以天

地之才陶冶萬有顧盼千變而猶使君子守其俎豆小人永其絃歌戲士教其弓旃霸王擇其二毛積七百年而酒血始變是天地之才不勝聖人也夫不究聖人之治而欲役聖人之才不悉天地之意而欲競天地之力古今未之嘗有然且謂中才必可用上治必可致者何也天地之治運與古今之治才連反平陂度其相去皆不甚遠也陶唐之廷尙器言仲尼之門畏好學庸之以功則莫不功示之以藝則莫不藝會稽之山去者幾何矍相之圃存者幾何磨以劍則栗於骨括於鏃則入於石聖人之教人使人愛其才愛其才而後才不棄於天地其用人使人適其才適其才而後天地亦不咎人幼物而命之以至於老執羽而舞象非爲恭也彘弧而射方非爲空也老物而酉之以還於幼鼓鼙而藏其皮非爲聲也鞠死而錄其灰非爲煙也陽門之漁牧門之羅厯陽之耕河濱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士

九

之陶非尙左也非尙多也人皆欲爲聖人其教之而不至於賢人用之而不至於中人不可不爲命用之不至於中人不不用之而不至於小人不可不爲性聖人者觀其始原合同而然不以兩才之情斷一才之情不以兩才之性斷一才之性不以兩才之命斷一才之命守樞與鈞唯然而然之俟其自成天地亦已平矣嚴父之喻子恭子之將父定人之勝天定天之勝人其情莫不順而嚴父有夏楚恭子有號泣定人有震師定天有旱潦其才莫不逆聖人爲之擇中而持之量平而行之禹稷之所謂平人天地之所謂中運也人皆保其中人則天地保其中運故謂運之可以與才才之可以持運望禹稷而羨昌時顧顏子而唏陋巷延頸扼腕以爲興廢泰否關捩於是者是禹稷顏子之所大歎也天地之患生於人自謂異才人自謂異才則天自謂鈍器天自謂鈍器則上有奇望

下有窮弊阿閣之巢天老所欽而石趙以鳳羽飾其筵旋文之圖  
庖皇所則而李蜀以麟羣駕其車夫羲軒之厯豈下於趙蜀之運  
而趙蜀之才豈踰於羲軒之德哉人皆眊於論才則不得不黜於  
言運豔於言運故獎運而獵才眊於論才故剽才以充運風寒猓  
啼眞候乃出昔之麟鳳復衰於今之犬豕矣夫麟鳳犬豕其相遠  
一至此乎知道者必知天地之運與生人之才皆不相遠也以不  
相遠而運之運爲一歲故有五帝三皇卽虞與之一歲以不相遠  
而裁之裁爲一家故有元春正月似文武之一家故才者裁也運  
者運也才者兆人而裁之僅一人運者兆人而運之僅一人玉起  
於身壽之闔山脊之以爲蒲穗之以爲穀千金百金視直於其工  
金起於荆揚之右滄赤之以爲日白之以爲月或和或參視能於  
其匠聖人者三才之工匠也玉琢之而以貴珠琢之而以碎金雕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三

之而以好錫雕之而以醜玉陽也珠陰也金陽也錫陰也聖人者  
僅爲工匠別其陰陽而已矣陰陽不孤行澹澹而漸人或撓之以  
平或撓之以傾水激而復圓火抑而復陵聖人欲繩之蓋有所不  
能亦有所不知也古今以來人才之發遞爲嶽瀆其在王國者數  
百年其在世家者數百年其在庶姓者數百年庶姓之發不加質  
世家之發不加忠王族之發不加文世運之斂遞爲陵谷其在侯  
服者數百年其在寇賊者數百年其在大猾者數百年大猾斂之  
不盡戎寇賊斂之不盡窮侯服斂之不盡雄其間亦有誼主哲臣  
竭其才智自謂矯而持之可久不弊也矯弛持已不知其原則復  
夢夢而反之天地故聖人者必通於三才之原尊神以事人尊人  
以事天地天地鬪爭卒黃俱傷人以其中血類未離洗濯而出之  
聰明猶是也耳目猶是也其可以利誘可以威劫可以名動可以

義死可以取去可以闕止則猶然中人耳且不猶中人卽使聖人者其道業未就功庸未立旅進旅退若罔若恥亦猶然中人耳聖人者常爲天地守此中人相其陰陽以濬聖智詩曰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言皆中人也其蓄其翳其灌其桷其榱其椳其槩其柝言中人之皆可材也天地而無中才魚鼈必有窮於淵草木必有窮於山聖人而棄中才則必有不中才者起而據其勝故才者一決而明運者衆畜而成也嚴醞無火畜極而噓煙油素無光積多而吐燄決澗轉石決澗破山聖人之用才貴衆畜而獨決之不畜不決雖以胼胝之務襁褓之役庭問數十聖人九載而不決畜而決之雖要離順風而戮慶忌女孺下牀而扼猛獸夫要離豈假足於奔馬女孺豈資力於卞莊哉恃源而往威神爲之解甲賢知爲之離立故天下皆無殊才也以甘傳之學不能引干羽以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三

化鬼方甫仲之賢不能申雲漢以終千畝丙魏之識不能去宏石以正中書長源敬輿俛首弭耳其自視豈敢遽爲與才哉天地之生一興才難於聖人之生一允子其去一凶人難於中人之去一頑子弟聖人之於天地不恃其嘗生才人而恃其嘗養中子故猶是中人也心知其中人而猶敬之非敬人也敬其所命是人者今日皆中人無足敬者則亦曰皆中人無足應者鼓車之頓而慕千里此千里者安往乎千里之慕而頓鼓車此鼓車者亦安往乎禹遇五耦而式之非爲多賢也仲尼見童子而下之非爲先達也炎皇見泰乙而問之非爲高年也必謂中金不可行中幣不可流則安得赤刀球圖終日而陳之哉人亦有言豐主者帝豐臣者霸豐主亦不必帝豐臣亦不必霸教主者注上教臣者注下教主亦不必上教臣亦不必下唯視其廷以爲多人則是多人矣視其廷以

爲無人者則是無人矣黃陵之坂武王繫其轡

案轡舊誤博夜武韓非作文

之闕遽瑗鏘其裾且以爲是中人而取之又以爲是中人而易之則是登魚而責文犧棲燕而求鵬羽也故曰天下無上哲哲主在上天下不失哲自續靈達迺而下園綺雷鄰而上共一哲天下無至仁仁主在上天下不失仁自舒斂樊張而下魏丙潞温而上共一仁天下無神武武主在上天下不失武自望夷方程而下絳灌寇賈而上共一武度其上下臣主之故亦猶象尸之於孫祖轡子之於弟兄形神胥蠱時復相近耳且以秦皇之戾漢武之愆武墜之獷宣仁之柔一意慕才而天下赴之若言馬之畏其正應雞之忘其牝况於乘時集昌翔惠風而縱逸壑者乎故曰家無恒兆敦書者興國無恆運憐才者勝有道之君欲用人必使人自舉長欲程言必使言自課効人自舉長故有共集之長言自課効故無不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十一

三

試之効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神禹合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夫合二十五人以疑一字之朋分二十五人以口一瓢之勢卽禹彭之膽智亦何所發揮之有故才運者天人所相報也天子以才與人人以運報天子喜起報於下則昌明報於上方漢盛時賈誼仲舒不過詞人耳而天子爲之量材宮中爲之授句至使古今嗟歎以爲絕倫卽如先臣解岳李楊蹇夏于梁諸公無當軒之色笑湛露之燕譽波濯激昂亦豈能聲施至今哉繇斯而觀先教後舉不必得先舉後教不必失先察後用不必當先用後察不必爽久任不必成屢遷不必病循資不必靜破格不必競但使人自舉長言自課効因今之法參古之意鼓之舞之加慎焉而三才之原備致矣易曰藉用白茅死咎子曰苟錯之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言慎之至也慎者天地所考聖人聖人所還自考於

天地也

救世第一

問任一世者非救必濟救者猶睫之事濟者大人之務也引溺搏  
火道曰救具舟反風道曰濟救有一人之濟濟非一人之救子產  
曰吾以爲救也仲尼曰濟乃以和救之與濟其義固一歟烹鮮調  
瑟道固兩適歟仲尼曰古之知本者能省刑今之知末者不失罪  
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然則猛固非爲德者  
設歟記曰夷吾文繡雖醜登廟子產練素雖美不尊世之所尊固  
子產之所謂次者歟抑夷吾之醜非乘輿而濟者歟漢宣帝尙吏  
治病惡欺謾而張杜子陳嘗黜名法持之以平明帝好摘發時爲  
卞切而第五倫鍾離意之徒嘗故爲敦大濟之以寬夫古之聖主  
明臣皆自相救濟歟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詩曰式遏寇虐懼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五

不畏明仲尼論之詳矣而談者又謂仲尼管仲道皆尙嚴豈管仲  
得太公之意仲尼本商家之憲歟太祖嘗諭廷臣云梁肉不可當  
藥石猶藥石不可當梁肉而其時法嘗過嚴豈世輕世重有不獲  
已歟仲尼曰察歸於義管仲曰不至仁不可託國柄仁義之說人  
久不談而和嚴之論歲積充棟要取其濟世者而談之勿襲也  
利莫大於無眚喜莫大於勿藥聖人不治有眚之疾不進無妄之  
藥故瞑眩之方可攻已不可以攻人腊毒之嘗進於身不可進於  
親爲救濟之說不揆於道而果於立法急於變俗則亦立見其斃  
而已何也天下者神明所治法俗循環不知其端撓波漸魚蓋千  
百年而立變者曰朝夕不治必不可治則將取天地標本而倒之  
故謂日暮途危箝勒鞅軻延命須臾附子烏頭此至狂惑不可不  
察也三代上下其盛也皆因其舊禮通其舊俗劑以新德稍稍引



導之其衰也。迺思爲一切震驚其師夫百世之天下日月水火則固如此也。日德而月刑水惠而火威剛柔相資以游於天。今欲爲救濟之說以立變其効則必取脩德脩刑寡犯多死之說而稱之。夫日月之刑德則固不相勝也。火以束葦灰鄧林水以倍尺嬉嬰孩獵者多燔漁者多游焚林無餘竹蕩水有遺舟安在火鮮犯而水多死乎。且天地之道生者漸也害者積也道莫大於仁漸而化之爲禮漸而裁之爲義義生而有霜雪禮生而有寒暑霜雪寒暑散於水火錯以爲治故水火霜雪四者天地所教人之具非殺人器也。且是四者非天地之得已也。積濕生淖積淖不走以漂萬物積燥生爆積爆不下以燎萬物去日近則氣盈氣盈必償迫以爲雷霆去日遠則氣縮氣縮必結迫以爲霜雪使天地得已而爲之則天地已病矣。夫天地而無萬物天地固無所著命也。宇宙之

大日道分中表晷南北不過七千里南面視晷在於日陰陰退一尺則萬物皆生陰進一尺則萬物皆死天地不忍進一尺之晷以死萬物之命故晷南寸盡則抑而反北晷北尺盡則抑而還南明天地之爲物命而抑其身影也。天地所爲物命而抑其身影者以爲是尺寸之晷皆有所受之受之而不敢過故守之爲禮義而安之爲道天地者與萬物守道也。道懸上而照下背陰而照陽陽贏而陰絀故中和者日月所不能持也。進退者聖賢所有事也就陽而去陰脩本而絀末古今之通致也。刑德之間相去一分已寒則海水結已熱則金石鑠。天地者務過之是舍而甚之是去。今日德必歸刑德乃生歲必歸寒歲乃成谷鉞不陳則玉帛不行五帝之治天下安所得五天而刈之且自荆揚以南夏晷不陰草木伐生樹無沐枝編戶之民有老不見霜雪者矣。豈必謂嚴威不降則

歲功不序蟄蟲不閉則貞元不復哉治天下者天以別其制地以別其性人以別其事管夷吾曰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夫猶是鄉國天下耳而緩急異候大小異器舉益盡者絀兩指而已舉大木者前邪後許終日而不十里不有道以運之則盛色厲氣百步而頓矣故嚴家格虜瘞疽礦石此甚切喻然以治百里非貫天下之譬也黃霸之治盛於潁川而衰於爲三公荆舒之治名於鄴縣而絀於在中書李君之令行於秦川而敗於齊魯天下之大固不可以兩指絀而益盡舉也灸炳至於北方毒藥來於西極砭石生於海國九鍼出於炎土聖人之治人皆因而治之以爲人治之未足故又參之天地以別其剛柔辨其差等差等旣別禮義乃出狂狷近禮人不就而學禮劍客衛身人不就而葆身植麋而射大夫歌狸而射諸侯豈信以迷惑不來者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五

的如此哉以爲是服異類而制奔走之道也猛獸生而作弓矢弓矢作而及妖鳥妖鳥作而及日月服乘生而作鞭楚鞭楚作而及怒草怒草作而及社土其流而被者逾繁其引而上者逾絀故聖人之用天道不敢不謹也文武之張弛高下之抑舉猶潮汐自升降望舒自圓缺莫知誰使要有其定數故撓民而民不離動民而民不貳仲尼曰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子產日聞之爲善者不改其度乃有濟也夫使日月改度以濟寒暑天地改度以濟南北則水火霜雪相救不暇亦何濟之有聖人之救天下救其過不救其未過其濟天下濟未過不濟其已過冬隕霜不殺草則是霜過也隕霜不殺菽則是非霜過也春無冰則是春過也冬有蜃則是非冬過也與其殺草而并菽則毋寧以菽而宥草乎與其後春而冰死則無寧先冬而蜃生乎癸酉大雨震電則是電已過也

庚辰大雨雪則是雪未過也正月不雨則是雨未過也至於七月不雨則是雨已過也與其先庚而後癸則無如先癸而後庚乎與其先正而後乇則毋如先乇而後正乎外體之治不殫鍼石內體之治不過湯液五毒之行不治心疾五刺之行不及大脈聖人之爲救也如救日月正度而伺其本正權而候其末衆人之爲救也如搏水火見熱而投涼見寒而投炎夫日月者救而不相濟水火者濟而不相救之物也救日月者以禮通其意故民皆忘其意而師其禮濟水火者以意通其義故民皆忘其義而得其意水火始交熾然作色仁義不施以通其間不有一窮必有一竭下堂之鼎以熬諸侯熬之不加威不熬之不加哀雲漢之原以料餘黎料之不加勤不料之不加遺然且爲之者其意亦以爲救也夫救焚而投之溺救溺而投之焚庸俞乎故水救火火必不可救水德救刑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三

刑必不可救德天下所共白也有漢始盛文武之業炳於天下宣帝承之不動斧鉞呼韓亦可以降谷蠡亦可以來及其再盛世祖之烈炳於天下顯宗承之不動夏楚烏桓亦可以破哀牢亦可以平而談者不察以爲嚴核之効優於前人夫呼韓谷蠡豈知有蕭蓋之窮韓楊之讐烏桓哀牢豈知有執戟支牀司空柱橋梁哉且天下之風教則未甚墜也士習則未甚壞也寡廉鮮恥奔走勢利重薰赫輕誅死蠅營狗苟輦轂府舍習見無怪則自古如是且自輦轂而外未必如是也卽如漢魏所談負販椎埋鳴琴擊鍾婦德擾耨婢子梳頭偃兒瓦車常民畫杯唐緜追人胡姐奇蟲此皆無當於姦宄未足爲禍敗也而一人微辭千夫攢箝若以爲是天下大計盡在於是者張目以陳之昌言以繩之又以其波及於大人弄馬傳粉攝髭理箝皆以爲嘉謀爭聽相仍而弓矢斧鉞皆倒柄

以禦內矣夫四方之禍敗邊庭之寇虐竈與之詭隨傍牀之繼繼固非刑威所能至也刑威所能至者假劍疑簪繫組纂纓鎖樹守檻自爲俊物赤墀之下者耳不則纏負荷擔奉門戶錢入市者耳兩顧咫尺虎踞攫蹲則目攝而止矣秦醫之避膏盲越人之遭劫容豈其手力衰而操刺繆哉凡物之性各有所近秉天者多陽秉地者多陰陽者近德愛雷霆陰者近刑愛霜雪聖人者合德天地以命陰陽迫而爲雷霆故雷霆無以漏其刑迫而爲霜雪故霜雪無以殺其德夫使天地而樂爲霜雪則蜥蜴蛟螭有因而竊元冥之權者矣烏之慕裘非爲慈也虎之迎車非爲威也屏翳典雲非爲猥也陽侯鼓波非爲蠲也刑德分情而神明疑權故曰大刑不至仁不可以爲令大德不至仁不可託國柄董生曰薰與漂其出孰多露與霜其下孰倍夫薰漂霜露固不可論多倍也惠風崇朝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毛

息一寸嚴霜終夕折百尺積潦經旬蕩岸谷遺甃一息銀城郭禮樂之興百年而刑威之殫終日水火銖鎰亦何可以衡舉乎聖人知其不可衡舉故因而化之化刊春秋之變也陽木夏至者而之火陰木冬至刊而之水春秋刊變則萬物皆化矣聖人不患萬物之不化而患春秋之速變周衢之喪羊肆之尸罪不下於萑苻沈猶之屠公慎之閨智不加於卯大夫然而物有異質化有異等聖人皆明別其陽陰示其進退以使之自變而猶且不變則雷霆霜雪交刊而變之矣夫使寬政而樂猛方慢民而孰殘藥則仲尼之聽獄左問右告敦敦云云何爲於司寇之廷乎故天下之弊有殘民而無慢民天下之患有弊主而無弊政和之名和也緩之名緩也兩者天下之治名也兩名者正則天下無病名扁之非扁也附之非附也兩者天下之疑藥也兩疑者去則天下無疑病炎漢之

興承於秦項墳城溢坑方肉方俎高祖一切與以簡易歌舞蕩佚  
猶恐不足以固諸世家大姓之心皇明之興監於前元廢紀墜綱  
上下無章太祖一切與以嚴肅波濯掃除猶恐不足以滌諸□□  
□□之氣然且以藥石梁肉明示後世恐世之談鍼砭者廢服食  
步作之務也故聖人者救時也救時者因時也時陰勿砭時寒勿  
刺月廓勿鍼日中勿灸新勞勿作新虛勿毒夫亦要於有濟而已  
矣故曰一琴之彈而有風雨一弧之彎而有寒暑高梁多絕絃滿  
穀多折弓八尺之表不欲其窮周書曰時乃大明服維民其敕懋  
和若有疾維民其畢棄咎言服民者不若自服之和疾民者不若  
自咎之瘥也皇達之報晉師及河楚嚴王哭其卿尹曰自孤之先  
祖晉師未有及此者也哭其大夫曰自孤之先君晉師未有及此  
者也諸大夫起而逐晉師收其京觀仲尼善之遂書楚爵以著於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五

天下方漢文時天下甚多事匈奴數寇邊斗米至百六十錢民亦  
有咎死者每下詔書與百姓蠲疾一則曰朕之不德再則曰朕之  
不德王通善之遂譜漢詔以嗣於尙書故爲救濟之說而借政刑  
以厲威主者是仲尼子產之所共禁不可不察也昔唐憲宗欲摘  
近臣以示磨勵李絳痛切以爲不可異日子頤勸上峻刑上憬然  
曰此欲朕失人心耳中國者邊境之心士大夫者中國之心百姓  
者天地之心也披枝傷心根葉乃離方書曰見其稷稷見其烏烏  
不見其飛焉知其誰言善鍼砭者觀變通適不爲驚心之務也

體數第三

問治固有體也而又有數體簡而數繁體鉅而數細上任體則失  
數而蔽生於下上任數則失體而蔽生於上人主皆惡蔽生於下  
不惡蔽生於上故舍體而任數然則數固與體別歟下蔽之害故

甚於上歟舉體而明數固爲王霸雜歟書言體要易稱數度散於六經以緯天下故治有經體亦有經數仲尼所謂等尺管仲所謂規矩必有其源委歟凡聖人之學皆有其源委有源委則有其體數周官三百六十屬其大者以體國經野其小者以及於鳥獸魚鼈草木王制千七百七十國其大者以頒式則壤其小者以及於溝澮蔬圃林麓此爲聖人任數而爲之歟抑聖人知體而爲之歟後世儒者恥談鹽米天子不問節日乎宗之不顧郎吏裴諝之不對權酷柳渾之不賀散選裴度之面訾俗吏皆自陳平一言發之遂成美談然自古帝王以至於名臣良將未有不知其數而得其體不得其體而成其功者也體數旣別上下倒執上常用密下常用疎下嘗用簡上嘗用繁而上下之蔽愈不可治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其於體數至備矣諸士其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五

亦暢言之乎

平虛而論七文七質之變不如一名一實之定一名一實之定不  
如一體一數之正也何謂七文周監始作王畿萬乘九一不會百  
萬之卒官師爲長三百六十人五繫在懸三宥無刑親拜其尸君  
拜其賓匪頒之餘牛羊成羣施於兩漢晉唐宋元皆有戶口千萬  
官師十倍勞金斤數齋帛車積下及野老時賜名秩及其弊也守  
銓句除嘗三四萬人此爲七文何爲七質新邑已建工僚不設遊  
田不供臣采食籍其大師不過七萬二千人三軍半之司寇之禁  
寄於軍正庶士之賜不及車馬施於兩漢晉唐宋元亦有鈞駟不  
備輓輅維億卿士攜漿臺郎厲食饋衣羸馬以後爲潔及其弊也  
桑穰獸皮以亞金璧此謂七質七文之國其君用之物豫以康其  
下從之享榮以清七質之國其君用之藏固以安其下從之佩勅

以輕白生民以來方字之廣又安之久物采之盛制度之朴頒賚之節敷祿之嗇未有過於今日者也而小小徵召則彼此囂然不知所出爲質則無以文爲文則無以質如屋窮大不如漏處上視其下以爲漏生於下下視其上以爲漏生於上上下相疑三年不治而風雨總至烏鼠生怪夫君子口不言財然至於源委變化神明所出名實要歸講之不爲不熟也凡經國之患不在於文質在於名實不在於名實在於體數伸尼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尋索步堵以知都邑管夷吾曰精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厯厯生四時四時風雨以知萬物夫天下之難知者未有過於都邑貨化災祥神物而聖人皆知之無蔽者聖人規心以圍萬物紆肘而託國邑去智與故以師量尺故其指臂白於山川精神敏於風雨無他則於已取之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三

古者天下未有刑兵刑兵見榮發於權度正變相授而治亂以出故內體之數是有臟腑臟腑治權權治金金治聲聲治樂樂治兵外體之數是有指臂指臂治度度治木木治景景治禮禮治刑故腑臟之有陰陽指臂之有伸屈受權之有損益受度之有正側發聲之有清濁垂景之有贏縮此六者分治內外變化所出不可不察也不察其體不得其數陰陽不劑伸屈不停損益不生正側不經清濁不明贏縮不行兵樂始交而變干戚再變而有斧鉞斧鉞歸刑再變而發天地之藏朱丹青沙鉛金銍金爍然歸水而臟腑九變體數盡矣刑禮始交而變侯撻再變而有桁楊桁楊歸兵再變而竭天地之用梗楠杞梓菱蘆竹葦爍然歸火五木歸火而指臂九變體數盡矣故天子之患患不聞道不聞道而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銳志銳則上侈上侈則漏生於上不知會計出納之

數則其志蛻志蛻則下弇下弇則漏生於下天子不聞道而不知水旱盜賊之數則其志奮志奮則上僭上僭則漏生於上知水旱盜賊之數則其志苓志苓則下竊下竊則漏生於下故不聞道而曰天子不宜知會計出入又曰天子宜日知水旱盜賊者此皆所謂無術也天下之道至易簡者曰權曰度其至繁多者曰官曰賦繁多而險阻則曰刑曰兵聖人以其易簡制天下之繁多故得以其繁多散天下之險阻權平之以參度平之以兩二者天下險阻之所從散也權參而度兩矩兩而規參用兩者執半以照中外用參者掄一以周四裔聖人之照天下未有易此者也聖人之照天下謂吾不知天下之險阻而求之繁多勢必以其繁多益吾之險阻既知天下之險阻而猶求之繁多勢必以險阻滋吾其之繁多聖人於是一意歸之易簡故易十八變天道窮隕古聖人未之盡

周也有熊以戰始於乾坤殷高以克終於兩濟始戰有先罰終克有後賞賞罰持端春秋以生春秋者兵刑之宗也春秋文成千二百餘事參之以爲權萬七千餘言兩之以爲度其大旨欲斂天下之刑兵歸之於禮樂故兵制大徧去其一旅以爲一師二千五百人甫刑之罰去其宮刑及其大辟二千五百屬春秋兼用之而體括於二百四十有二夫聖人之意猶以三軍五罰爲盡之而不敢用也故天下之言體數者至於天地則止矣天地之體數一內而一外一遠而一近一贏而一乏一生而一死生死贏乏相爲遠近相爲內外生贏之數注於遠外則死乏之數注於近內死乏之數注於遠外則生贏之數注於近內慶賞刑威食貨賓旅相代爲候以審其處故律度之變金木之沴禮樂之壞刑兵之亂彼此相蔽至不可詰而其大率必倒其遠近覆其內外聖人爲正其權度明



其規矩以天地之體數引其指臂導其臟腑相配則已矣夫以帝王之肘臂挾聖賢之臟腑疑歧而出之卽天地亦頽然無以立體聖人又何恃而不蔽於天下聖人之所恃者物各有度彼此相御自然而止窪科止員平科止斜過鑑溢衡則歸其家復之過七日臨之過八月臙腑之過斤兩指臂之過等尺聖人皆懼之而不敢用也古者大國提封千里爲田百萬井去三之一爲六十萬井方里簡一猶得六十萬人四口倪髦游職居箸義行孤茶不在其數晉魏而下中畝三升百里損益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去三之一猶得一百五十萬斛足食七萬人關梁鹽鐵桑麻漆竹茶酒陶楮不在其數凡國五百萬家一歲貢士三四十人斷中辟十數人科謫百數十人其無狗彘負踊而犯者則亦鮮鮮矣卒有匪茹百里之國率六千人人食三升裹糧五百四十石十里之城四百三十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五

初十里之渠十八萬尺耨耨呼集三日可畢也又卒有動千里之國六軍用單三萬六千人人食五升裹糧五萬石十里之城七匝之圍三十里之城三葦之合不出旬日嶄巖可拔也且毋多舉古唐人三旬而築方渠台道木波三城楊朝晟猶以爲久宋人以四萬夫脩濬汴城河二旬畢役陸九淵猶以爲遲張箕二年而破燒當諸羌費錢四十五億段頰猶以爲多王播在關中歲入百餘萬取諸宿逋李珣猶以爲厲百姓東陽令歲入十倍不取於百姓文侯猶疑其取於士大夫韓滉歲貢數十倍不取於關梁天子猶疑其取於商賈故謂天下之大句股率萬萬里輸糧六七百萬石應十數萬人常不當古百里車徒之用者是仲尼周公所抑思而不得也魯者天下之脆國也成王者天下之弱主也以天下之脆國應強諸侯索戎賦之不暇而仲尼許之以霸東方其詩曰奄有龜

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以天下之弱辟御新土守慎庶獄之未能而周公許之以討天下其書曰尙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夫仲尼周公豈不知僖公之才不及太公成王之才不及神禹而遂駕於太公神禹之上哉所以持論若此者天下之治總於律度四方之敗發於刑兵立微而射明握少而治多干戚未動烏隼龜蛇已告成其處矣且聖人之意不獨爲此也嚴王之才不試於戎兵則必試於庶獄試於戎兵太師有以聽其律試於庶獄太史無以察其度和主之才不攝於強敵則必攝於孔壬攝於強敵大人有以引其量攝於孔壬長子無以正其尺夫使人主之才不試於戎兵而試於庶獄人主之威不攝於強敵而攝於孔壬雖有十數聖人豈能手袖天下而正其刀尺乎故天子之與臣下各有所守也爲天子者與天

並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三

地守其體數以不悖於天地爲臣子者與天子守其體數以不悖於天子知體者不以險撓易知數者不以阻撓簡周書曰水之流也固走下爲天下者用牧火之殫也固走上爲天下者用大略天下大略固非苛細衷會者之所能舉也號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再倍之以爲官三倍之以爲師十倍以爲材百倍以爲穀人穀之登天子皆拜而問之官師之登天子亦拜而問之用人與師而過五倍用材與穀而過三四百倍則天子不得而問之矣天子所不得而問者是神禹之智窮於幕鼎而離朱之明墜於反鏡也六府之治有寄有取有生有歸皆生於身而合於天地水火之於六府澌勺耳天下方行日選而不竭無他則寄於天地而取之日月其寄之天地者體也其取之日月者數也其取之而復歸之歸之而復取之大略也大略不得十牧九失雖聖人爲治無菽粟之

足而又爲金幣以代水火以望日月登壟四顧唯虞其竭夫使金幣能言則必曰吾幣矣故謂之幣也使菽粟能言必曰吾足也故謂之粟水火相視亦粲然而笑矣故曰天下無不弊之法聖人有不弊之道募民而墾田無可募之民募田而營屯無可營之田徵商而市邊無不散之商開邊而募商無不隙之邊置官而鑿金無不漏之官貨金而置泉無不竭之泉納粟而名錢無不走之粟贖刑而入鍰無不攫之鍰然而聖人有道則權度不失權度不失則風雨鳥鼠皆安其室而守其籍夫古之聖人亦嘗有大故蠶迂峩嶢而禮樂征伐不失其數豈嘗虛俎而獻抗拳而起哉故有道者守其體數而天下已足也不得已因其體數而變之齊桓公一日而素賞四萬八千金一日而素復五千四百萬金漢武帝一日而素封十數通侯一日而素奪十數通侯詩曰挹彼注茲可以濯漑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三

今天下武爵六七萬人而疆場苦無一卒歲賞夷六七十萬金而革筭不得一矢誠令天下武爵一切從軍營田自實衆可以不更募俸可以不再給諸無名田不資自出不則因而觸之使天下矜弁統於郡縣郡縣自爲將帥重保障之職以收武衛之實立勸農之使敦商之吏使天下丁壯反於南畝心計集於中市乃就長吏以授農商之官令諸無藝剽暴者得歸而問業因以廉其拳勇引之實邊藉其諸君君子殖之曠野從其長吏擇便走聚又令沿邊撫賞要害之處雄結子弟取無名賞收無名租別爲一軍斷其鶩桀得一當而止使必勝者在於我所哀者在於彼故以一軍收數軍之利一舉控百舉之勢賞可以徐餌糧可以重積不則因而反之使天下精騎歸於曠衛簡十五萬之卒參伍而取得三萬人靜則鶩擊動則鷗舉居重而馭輕隆本以舉末近者可以不斂遠者

可以不發行此二者不出數年而天下之賦三倍至矣然且君子不談者天下之患皆生於不聞道而輕變法輕變法則天地墜其財體數而欲亂體數者雜起且猶是表景盪水之天下也上言則下競財上言兵則下競兵上言刑則下競刑禮樂道德猶相視以爲通禁也下進其毛孔之垢上衣其不澣之膩一狼而走千羊十穀而易一牝肩膊已竊猶且謂筭鑰在是者是爲任體數之蔽不任體數之蔽乎蔽未有歸而祛蔽者四出雖有智者詰目於面不見耳鼻則自謂五官相誑也喟然而太息故爲體數者之窮也非知有體數而窮不知有體數而窮也非任體數而窮不任體數而窮也日月體數一寸千里故不蔽於風雨雷霆體數一尺百里故不蔽於土石聖人體數與天地埒故不蔽於天地夫使聖人得其體數不動聲色正容而治之雖使石生數馬會子駕羊七聖命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五

以適襄野未爲不治也使不得其體數坐萬物而請之雖使軒轅貢其莊山公望董其園府武王戍其童泉魏絳陳其安懸夷吾頌其石壁隰朋收其季絹賈爵成行汰士如林豈可奏辛趙之績收申商之理哉故曰園桃非桃也炙籩也輓在軾後非反也體數不傷則細大俱捐一以爲玉戚一以爲朱千天下有道圭尺之南風雨時旋謹從之游焉耳

言功第四

問敬應之報存乎納言納言之道歸於試功試可乃行屢省乃成古聖人之重言功如此也言可嘗試而功不可嘗試以可嘗試之言程不可嘗試之功其道必使人喜功而尙言聖人於此抑有所處之歟且聖人之意在重報功而其勢必重車服重車服以報言功則聖人之與士君子皆相報於功名之路而言功不至者又以

讓取名然則讓爲聖賢者設歟爲頑讒者設歟春秋稱三立而言與功居二易稱九德而謙與巽亦居二德居言功之先而讓居言功之後聖人不言德而言讓將留德以厚言功之地不欲先德以柔言功之氣歟抑言功可見德不可見言功之與車馬皆爲德而試之歟抑有德者不患不讓有才者不患不應而敢不應敢不讓皆爲頑讒事歟管商申韓先後同治其大旨欲黜無功之爵賤尸言之士獨是教應教讓者歟聖人異器晉人之敦讓箋唐人之立讓法豈猶不知聖人之意歟夫聖人教應則喜名好功者莫不應教讓則避難藏身者莫不讓故甘美則有衆應危苦則有衆讓衆應則莫肯讓衆讓則莫肯應今疆場之事累歲不立東討之策無人敢發言功屢絀而車服不尊使禹稷省成將繇何道以還於古歟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美

明主不樂人尙言而其道不得不貴言不樂人尙功而其道不得不貴功不樂人飾應飾讓而其道不得不貴應與讓何也世不能常治人不皆君子危苦則君子嘗其言功清平則頑讒享其車服嘗危苦者其意旣不在於車服享清平者其意終不在於言功天下相戒以言功爲危苦之禍車服爲清平之福聖人恐一旦有事而慢易昏墊者呼不及覺故揭其精神於車服之表呼之以讓曰誰敢不讓呼之以應曰敢不敬應夫聖人在上不能使頑讒化爲悖庸嚚違反於林薄又爲車服以鉤之課責以推之使其前有倖心而後有懾志乃曰誰敢誰不敢者是車服之去俟撻幾何逃虛之徒乃有亢意而薄聖人之事者矣夫聖人於此固不得已也所不得已者何也天下言功之塗必不可閉而頑讒之生必不可絕頑讒之才足以取車服而遽奪其車服必無以厭頑讒之心聖賢

之德足以掩言功而遠籜其言功亦無以塞頑讒之口聖人能使君子昧死而謝言功不如使頑讒稽首而謝車服君子昧死而謝言功聖人亦不得分食其德頑讒稽首而謝車服聖人乃得以漸收其功故聖人於此有不得已也所不得已者咸爲天下使也夫使聖人不爲天下則其釋道器而游神明固已久矣方堯禹之時天下之大東漸西被北迄南暨尙五千里以爲荒服卽使洪水不工懷山襄陵東西南北亦自在也猶且皇皇胼胝而爲之且當羽陵而後九潦亦且殺堙鄣亦且殺烏獸龍蛇亦且遠禹起而乘之事半功倍予圭旣告宜遂杜口不復稱功而乃敦循其意重復其辭若恐虞廷不復知隨刊之狀艱食鮮食之苦者夫豈不謂後世臣主暇豫吾吾安知民依頑讒之徒從而導之必謂洪水烏獸不足以殺人陵谷之夷巢窟之平數有適然無煩睿慮乎夫當朱共

之時歸訟違言亦豈不曰蠻夷猾夏四表猶在也龍蛇九年亦且退矣堅持數載而報績已就吾紀息壤銘石郭從中上下之耳堯禹於此則固有所不可也堯禹之所不可者是精神之本天下敢不取之所從出也凡人各有所不可則有所不敢不知其不可而取之謂之頑子知其不敢而可之謂之讒人可之而應不可之而讓敢之而不應不敢之而讓聖人於此固未相強也聖人雖不強人而人終不敢以自強精神獨發則天人交應慈子不得以受於父嚴父不得以授於子而世猶且薄之以爲是喜功名者之嚆矢君子亦憊然以是爲詭厲夫天下之好名喜功者非盡頑讒人也其德不足以斂言而又惡天下之賡言飾功者矯虔以竊聖人之車服聖人者鎮之以樸示之以敬屢省而出之皆足以警世而作天下之氣故聖人之誘言功不若絕頑讒者之痛也且天下之言

功繫於車服違訟繫於盤帶此宇宙章途經首之會非聖人君子所獨取也君子脩德旣不可以自試論功又不可以先舉而無開衆之言底可之論以削介圭而塗楫秘卽聖人何以著其夢寐聖人不著其夢寐而又爲惡名與功者之所挽洗則頑讒并出而乘君子之器使君子不爲天下則君子之釋道器以游神明固已久矣聖人與君子所縮其神明而游於道器則均之不得已也車服者道器之間也道器相廢神明乃致奮者可廢之物鶴者不可廢之物也馬者可繫之馬客者不可繫之客也以其可廢致其不可廢者以其可繫致其不可繫者曰卽不可吾致吾意焉耳君子之與聖人宛委相須於竹帛未吐鍾鼎未範之先夫亦果爲誰使哉且天下之言功出於神明非聖人君子則固莫之別識也君子之言有言之不試而亦見功者有言之立試而亦見功者有言著於

功試之而邈不知其功者有功著於言試之而邈不知其言者言之不試而見功者逆旅人之告太公也太公將都於營丘發駕未夙營丘去萊夷百里而近新政不夙萊夷且作逆旅人曰是人君也而寢甚安非就國者太公驚覺朝馳而有營丘此言之不試而功者也言之立試而見功者杞人妻之告頃公也頃公已困於鞍由徧拜國人謝却酒肉一日穀杞弓不洞將殺弓者杞人妻曰引弓之法手如植枝右手發之而左不知頃公如之一發而洞七札此言之立試而功者也言著爲功試之而邈不見功者周公之告武王也武王克商問於太公太公曰愛屋者兼其烏不愛人者及其胷餘問於召公召公曰天作之孽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問於周公周公曰各田其田各宅其宅何罪何辜唯仁之親武王聽之崇朝而般人服此言爲之功試而不知其功者也功著爲言視之而

邈不見言者王滿生之告周公也周公將東征十夫之外無有與者契龜屢吉三月而未出師王滿生請問曰遠言必入將入乎無公與之入大言必立將立乎無公與之立要言必嘿將嘿乎無公與之嘿於是公遂東征一日而武庚平三年而奄人服此功之爲言試而不知其言者也夫此數言者豈嘗爲功庸發而車服使哉天下有必應之言必應之功聖賢之與婦女子學士之與道路人同發於神明而宿於道德應而不知所以應讓而不知所以讓雖後世聽之猶不知其意而智者以之立譬聖者以之立決天下之事則固有大有營工之舍深於鞏原之恥微於克殷之舉危於鳴鶴之取者也天下之欲進言者則固有良於逆旅人之主精於杞弓人之婦明於田田宅宅之論辨於八入嘿嘿之譬者也而俛仰倭遲乍對乍退或十數年當讓者卒無有一讓當應者卒無有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五

應天子謀言則卒無有一言天子課功則卒無有一功若天下之爲道德深至若此何也人皆樂爲譌言以希不可試之功人皆樂爲譌功以持不可試之言嘉種已播而稱毛茹龍蛇已放而戮游魚鳥獸已舞而教休儒彼皆自知其不可爲功而不肯不自爲功勢必掉聖賢之功以文其不可再試之功百穀不降而侈廢麻木魚不登而貌龍蛇侏儒不誅而勤者華彼皆自知其不可爲言而不肯自爲是言勢必掉聖賢之言以文其不可一試之言爭讓見端而言功道德邈無一是則不如共委之以爲是適然而已天子卽明知其不然猶必且可之且與之以觀其再試而鼓其應事夫使唐虞之時水潦有適然氣數可徐回卽使禹益拱手而讓朱共臬陶懸書以招巢許何傷乎亦誠有所不可雖頑讒亦自謂不可有所不敢雖頑讒亦自謂不敢故共驩投畀而無尤巢許長往而



不悔也且夫三苗者神明之胄也弗服者頑讒之罪也以神明之胄負頑讒之罪克之不爲武勝之不爲威猶且暴師經月舞羽七旬以必格之爲是令有蠻夷寇攘內於門廷剝膚滔天使天下凶醜觀變伺隙欲等三苗之跡奪熊羆之業禹稷卽不暇臯夔之徒必投金矢棄羽籥不裹足而從之從之不可天下亦不敢以貶臯夔之道少臯夔之烈而今且以是爲詬厲故曰車服生耳大功不起車服蒙戎美言不從天下共賤其言功天子不能孤貴其車服天下共賤其車服天子亦不能孤貴其言功欲使天下共貴其言功必使天子陰尊其車服欲使天下共尊其車服必使天子明貴其言功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衣必見其弊式者造車之始弊者授衣之終也始德不永則終德不著天下言功之賤則自有宋而始也宋起極敝羣臣懷詭不敢自拔范質濡牋而讓於前仲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四

淹韓富援筆而不能持於後王汚變髮而應於始荆舒韓絳納履而不能救於終淳化至道之間堂陛亦未甚濶也一日大臣去位天子疑其滂沱錢樞密曰人臣謝事亦有風望何滂沱之有熙寧元豐之間是非亦非甚晰也一日外臺論人中樞欲令別白王左丞曰吾儕終日不唯則阿非小人而何夫居者所以爲應也居不足以明應朋友自疑其唯阿行者所以爲讓也行不足以明讓天子至疑其滂沱讓應無當而言功坐絀言功坐絀而車服道器終不貴於天下天子卽甚神宰臣卽甚聖求治卽甚銳爲謀卽甚賊亦安能與滂沱唯阿者舒明試之光而發車服之色哉且無論宋事當成宏時風雨未陰名賢輩出泰和茶陵委蛇於先安福淳安網繆於後華容鈞陽匡襄於裏三原九臯頡頑於表而少少差池錐剝俱失劉馬蒙朔洛之聲楊李坐容容之福柔者束於徽纆強

者拆其羽翮乃有求應而不得應求讓而不得讓亦有得讓而不敢讓得應而不敢應者故古今之人情不相遠也雖有聖主不能謝臣下之言功雖有聖臣不能謝天子之車服貴而用之則莫不貴賤而用之則莫不賤值其所貴雖蜀相有伊呂之聲值其所賤雖宣公無甘咸之業值其所貴雖景略與安石齊微值其所賤雖崔浩與明月同傳貴而不成雖荆舒抗顏於管晏不貴而成之雖李泌遜蹟於留侯故曰儒臣不勇退則介士不勇進矣智臣不舍官則愚臣不舍命矣小臣不好名則大臣必好佞矣車服不足貴則言功不足敬矣言功不足敬則道德不足信矣人皆自敬其身而後有以敬其名身名既應精神始得精神既得而後天子不敢賤其言功天下不敢賤其車服張仲之孝友不以棲棲而貶德吉甫之清穆不以孔棘而厲音如必飾應以逃於讓飾讓以逃於應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聖

則天下何堪多讓乎大寧之方輪臺安南之方珠崖河套之方十姓是則已矣金城涼州猶且衰漢之所矜也今以疆場不戒而坐棄數千里之地一握尺五以自爲邊使驕將悍卒驚然比於藩鎮又安所得賈捐之杜欽之言而稱之及今之時闕敬應之門定敬應之庸明發東征之策敬問廷臣有如充國奉世之言者使自領之能者則應不能者則讓應讓之間兩言而決耳何至十三載彼此聽誦候對候退乎詩曰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君子之車馬卽甚閑馳亦豈以駕無功之輿而應空言之肆哉

### 道業第五

問道生業也道成而著爲業業成又還於道人皆趨業不能趨道故以有吉凶者爲業無吉凶者爲道易曰吉凶生大業使道無吉凶則不生吉凶凶使大業生吉凶則吉凶不生大業古之超然免於

憂患者是爲廢道歟廢業歟天下之道業極於仲尼周公而自二聖後無復明其道居其業者管仲隰朋季札史儋皆在周公之後見周公之書脩其業不能盡明其道張衡揚雄王通邵雍皆在仲尼之後見仲尼之書脩其道不能盡知其業夫周孔則固有隱歟周公之教人曰敏至聖知仲尼之讚曰易知簡能聖人之視聖智知能猶人之有言語飲食豈存其道不設其教存其業不傳其術歟仲尼之讚大人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子貢之讚仲尼曰聞禮知政聞樂知德差等百世莫之能違若是則聖人雖生存百世無憂患也而周公曰我不敢知後世有存其說者曰非臣逆觀仲尼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後世有存其說者曰天下皆憂吾能無憂乎天下皆疑吾能無疑乎夫使聖人不與世同憂患則無爲貴道使聖人與世同憂疑則無爲貴業矣太祖嘗告侍臣曰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聖

有能知歷年之道興亡之數者朕不憚通侯之賞今二百餘年矣竟無有能知者豈古無此學今搜大禁寘不道與抑難言罕聞不可正告與抑食寢累人未能仰思經術曖昧遂至是歟爾兩浙名賢奧區山川清淑當有起而共證此道者雖不我告吾共與聞之攬世於無爲之鏡伏國於自然之策千里瞻言以道彌綸此非末學之所能爲也古之學者至老而學十年而變變而逾上故其道參於天地其業並於日月今之學者重學而已三年而變變而逾下故其道極於趨時其業止於干祿絲斯而談聖無定體明無恒質積學而成宜若可爲也古之教者童而教之本以三德曰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夫自典謨以來文王之稱至傳說之稱敏此自曾閔所不能兼也里塾之間日舉六德曰仁曰義曰聖曰智曰中曰和夫自宇宙以來堯舜之稱聖智仲尼

之稱中和此自湯武所未能備也以曾閔所不兼湯武所未備而曰課之童子聖人不以爲苛以童子所肄辨里塾所誦說而日課之聖人聖人亦不以爲過然且後世學者以敏至聖智決爲聖人上事遙舉以奉聖人而聖人亦遂遂然不敢窺足其下者何也夫使敏至聖智決非童子所能幾聖人必不概舉以授之里塾使敏至聖智卽爲孝弟仁義聖人亦必不更題之以爲後世怪夫聖人之視敏至聖智蓋亦猶嬰孩之視聖人不足怪也雜記曰葶薄之卷反於天地泡沲之成近於太清髻亂之爲泡沲葶卷者至矣萬物之成皆成於泡沲其生皆始於葶卷三代以前綠園園圭不復可稱也方武周之時家人父子晝夜仰思規交矩象其初無所傳受纂承亦若是而已矣文王起而三齡以與子周公起而三齡以與兄武王寤而知西土之不靖召公契而知灑澗之復興以爲是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聖

按父象而得之則今其父象俱在也以爲是不按父象而得之則所謂卜年卜世者安取乎夫道生於孝弟仁義而孝弟仁義又生於道業生於悔吝吉凶而悔吝吉凶又生於業道業之端在天地先聖人不知天地則終無所爲道故至者極之所謂靜也敏者日之所爲動也孝者氣之所爲報也極出有高下而日行有南北行舒者以爲仁行疾者以爲義日行有南北而月生有盈虛生盈以爲聖生虛以爲智月生有盈虛而氣交有分至交分者以爲和交至者以爲中此九者道業之所由生也道生則已聖人無生而聖者因而名之曰德業生則已賢人無生而賢者因而名之曰藝故射御者聖人所孩天地之具也射之有設的御之有銜轡射之有張弛御之有緩急射之有登降御之有進反聖之則曰極日月曰氣孩之則曰射曰御使周公仲尼治之則曰禮樂使史佚游夏記

之則曰書數聖人將悉舉以教人則人皆脫其嬰孩而騁志於天地不舉以教人則人皆委其天地而嬉志於嬰孩不得已陽繫而陰寄之若爻之與象也爻無所効象無所像則折管斷灰了不可讀亦謂是畫一畫二偶斷而奇聯已耳聖人以爲後世而有天下之寄者必不敢不求其故而精於其義故周公之所裁仲尼之所存其義類可貫而陳也仲尼周公之於天地亦猶嬰孩之於聖人而二聖人者皆質然以爲天地之無異人又若以爲天地之唯然從己也周公曰吾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其告太公曰是其後世必有篡弑之禍矣夫周公卽才甯遂過於武王太公卽亢甯遂摟於大厲而武王之不能事鬼神太公之終於篡殺周公皆質然言之無所避於操契仲尼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其告子路曰吾行三軍子不得與也夫仲尼卽祭甯還不偕子路子路卽戰甯遂不從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四

仲尼而仲尼不食子路之福子路不與墮都之事仲尼亦質然言之無所畏於操轍夫聖人所爲此則必有道矣而斤斤質言若塾師之提誨髦士之誦說者則聖人所爲道業舉可知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馴鐵之風變而非贏之業興軍繇之剌明而闕樂之禍紕江漢之風成而辛熊之業興江漢之雅終而三戶之烈緒清問之編出而金人之銘興費誓之編終而守魯之澤綱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文王之興三百八十四年素王之興二百四十三年倍素王之年以爲霸帝之年倍霸帝之年而反於文王之年文素雜環起於易者終於春秋起於春秋者終於詩書文王之治一而素王之治四是其不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東山之業衰而有窳舍窳舍之業衰而有新室新室之業衰而有典午周公所不能治則託之幼凡仲尼所不

能治乃託之元魏上下春秋四更其始周公東望而寄歎於東室仲尼西望而寄慨於□□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書道六代五十九際六王之所治或存或亡因而六之三百五十四歲三十六姓六正而六變詩道一代三百十四際一王之所治或存或亡因而兩之五百九十二歲兩姓三十五王再正而再變詩書間起積千一百六十歲而復反於易始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詩無定際易有遷候九野三垣列國所循或司風雨或司星辰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陽一主而二民陰一民而二主陽九之後有陽七百六之後有百八周室三十四主漢室二十七主宋室十五主主少則民隆主多則民窮周公治少而仲尼治多陽以七而窮陰以八而終周公不治其終仲尼不知其窮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

知者也水守而火攻地戰而天還弱主強臣中更其端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禮有無刑之度樂有無聲之律周祿八百五十有二其晷一尺其律中於太簇益晷二尺其律中於夾鍾損祿三百三十六以上生殷殷祿三十一主五百一十六歲益晷二尺四寸其律中於應鍾損祿四百四十以爲夏祿十有七主四百一十二歲杞宋不作繼周未起仲尼能言則存而不議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兩曜合治五緯交錯每十八變而詩書更祿人事之災六九而天地之災九一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故聖賢之道無不可知者也自羲軒以來宇宙之奧義周公白之周公之所未白仲尼皆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正告之不足而又訓之訓之不足而又舞之蹈之然且天下不悟者則是天下之難悟也聖人知世之難悟不敢以道強

聒於天下猶冀世之有悟者不敢不以業尊於身故六代之禮樂周公皆舉而行之周公之所不行仲尼皆舉而張之非徒張之又更端焉仲尼之所以更端者何也謂天地之樞命帝王之要會非大聖智敏至者則不足以窮其奧聖智敏至不恆有而其端又終不可蔽於天下則必有姦黠之雄起而竊之姦黠之雄覬竊而獨至則必有魚狐巫鬼煽其陋說以誑諸庸妄男子若謂是古之聖人所未嘗說者不知古之聖人因已深著其事舉而授之里塾童子防維之若此也故聖人之爲道業終始九變愈究而愈至所爲萬世防維者備也凡業始變自易而下各以倍起春秋四倍有虞而有憂憂不勝其虞其始之皆爲公侯相遇其終之皆爲強臣殺主書道六倍多患而多故患不勝其故其始之皆爲君相禪授其終之皆爲裂國誓土詩道一倍有憂而有樂樂不勝其憂其始之

皆爲禽鹿相求其終之皆爲感國百里其中間無故小小災眚不過明禮樂重政令弔死問孤修舉廢墜而已四業旣窮則易道復起易道復起則剛柔消長終始其事日月旣以明陰陽旣以調中間無故小小災眚水火之孽聖人亦不能盡治也古之聖人旣知其道又知其故知其故又知其序故能先物而爲之地先敗而爲之所聞怪物格命不改志見劇難不避卒然有變不設而裕有邪說扇妄依鬼神處日月以亂黔首者必正斧鉞而誅之所以率帝主祖道德敬事天地之志也天地之道無過於孝無過於仁無過於義而易詩書春秋兼用之泝其淵源根極不動敬靜以虛則謂之至日乾夕惕不疾而速則謂之敏方而矩之謂之聖圓而規之謂之智夫是四者非學慮之所能至亦非不學不慮之所能至也率孩赤之不學慮以至於聖人之學慮反聖人之學慮以至於孩

赤之不學慮其所終始則唯是圭黍之內或絀或贏言語文字之所不白者耳而天地以之命運帝王以之命歷麟鳳以之來災晉以之平九變終始與之俱出與之俱反故自仲尼而下子思子既歿未有知仲尼之道仲尼之業者也仲尼以其道還之天地以其業還之文武周公微引其辭以爲是不盡意者後世亦因而錮之以爲是聖人之意不復可見矣夫使聖人之意不復可見者則聖人不爲易詩書春秋聖人既爲易詩書春秋則聖人無復不見之意不見之事而天下猶難悟若此故自聖人而後聖人之道業不復可志矣方周之中葉天下喁喁望楚與晉有周之士起而正之以爲是年厯未艾使謫者不敢舉其隧力者不敢抗其鼎方漢兩衰天下蚩蚩屬新與魏有漢之士起而正之以爲是春秋未絕使聞者誠其周公雄者訊其文王故聖人之道所藏天下之固若此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聖

也自有開闢以來天地之奉聖人聖人之答天地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周得其厯而不得其強漢得其強而不得其厯至於今日而乃兼用之推於律以得其本相於晷以得其度稽於厯以得其歟觀於象以得其步易以得其體春秋以得其數詩以得其候書以得其序三代相嬗未有盛於大明者也聖人之道盛則異類之運衰聖人之業興則異類之禍熄以周之盛北不踰徂岐南不踰江漢猶且薄伐經營滔滔洗洗不勞侯國而天下告成豈徒伏元老之聲師虓虎之力乎故國不患不富畜道之爲富不患不强修業之爲強召公之富不及太周公之富不及季氏算子之強不及薰粥禽父之強不及韓侯而乾良之限以策二南各八百年箕封東服亦千數百年淳維之裔最梟雄者或百餘年或八九十三四十年止矣故遼夏金元之熾未有過九十者也河套餘孽襲衣



裘稱名王亦五六十年矣而棟漢間之其勢一搆不可復已必其  
敗而燬幹難河之侈兩口口相并於今四百三十餘年辰數已浹  
而口口復蹶不離必合不合必離潰瀾相搏不復其始此亦不過  
數年廢矣聖人不恃吾道之常勝而恃吾知四方之有敗不恃四  
方之不敗而恃吾業之可以貞勝故富有天下而憂不富強有天  
下而憂不強此兩者非聖人之憂患也聖人所憂患者世其棄道  
必無有休明之道世其徒業必無有一成之業道業昏忽而庸妄  
男子皆得指眉睫撫利病以燻訃諛而撓聖人之勇周公之誅奄  
廉破斧斨營洛都仲尼之誅萊夷復鄆謹墮費邠有是三者道業  
不益尊無是三者道業不益卑然且聖人必爲之者聖人有所受  
於天地逆知其所必至奉而行之以滌蕩逆惡而反本於德行故  
聖人者天地之孝子修其道業以達天地之志事也周公之志在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聖

易其行事見於周官仲尼之志在春秋其行事見於孝經春秋之  
禍漢周公之禍宋猶易之禍晉詩之禍唐非道業之疵爲道業而  
不達於天地之志事急富強以長逆惡者之疵也故爲人子必知  
父母之年而後左右無方得以盡其事爲天子必知天地之年而  
後損益百世得以盡其志周公知成周之年而不可以告孺子故  
其辭曰我不敢知有夏歷年我不敢知有殷歷年仲尼知春秋之  
年而不可以告門弟子故其辭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使聖人不知天地之年而泛泛焉圖緘膝沐  
浴之事此猶之以君父博塞耳聖人亦何利而爲之齊桓公謂夷  
吾曰吾有四不幸可以霸乎夷吾曰是不害霸惟優與不敏乃害  
霸耳優則不敢志聖人之志不敏則不敢行聖人之事不敢從聖  
人之志事則必以聖人之道業爲戲以聖人之道業爲戲則是仲

尼周公者皆踞百世口而謾人也夫抱成周之麻包天漢之士得聖天子而事之猶逡巡不敢談王道懸慙不敢擯霸業少少禍覺則彼此驚顧援衰季之事談補苴之術以爲周孔而在禮樂征伐亦不可遽舉者烏在不對夷吾而稱優人哉

戰法

案此及下邊計者武試武士策從鄭中書口麓本補錄宜與兵術篇相次

天下之大毒二曰刑與師刑者法火內陰而察生師者法水外陰而察死二毒者持之皆厲於極創而天下之生必因之古者有士師而無司馬將動大衆則用士師之法律士師之士故法者大衆所同致而律者兩家所共治也律以其治刑以衆致故士知所以死知所以死則天下之毒可致矣司馬法曰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夫師者以死爲正者也而又曰上死不勝然則上不死者勝乎夫不死者勝也死者制也上不以死爲勝故約死者不輕以死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吳

制勝故輕死者得正師曰剛中而應行險而不陷此兩者生死之所決勝也自有口讐而來開鐵以東行險而陷於前遠灌以西不應而陷於後陷前則死陷後則不死死與不死皆不得正然則執事之意固不在於責死而在於責勝也夫責勝者以智爲主而後膽次之智先於人膽先其身見遠者數長數長而後其勝可制也今無千里之聽百里之眎號令未出而敵人之騎已搏於巖城之下故議戰則恒不得戰議守則投礮而破此所謂俟其議定則吾已渡河者也夫火行法自近也水馭術自遠也水知千里之虧審微以決之冒險而往千里不失火知其賊發於左右故近灼必焚亟搏而滅今不得此兩術者而亟圖一戰是四路之所以敗也敗死不復則其數必不死必不死則必不戰爲上者又爲不死之毒以服之則死不死戰不戰又焉取勝乎尉繚子曰民無兩畏也畏

我侮敵畏敵侮我夫使其蠶不足以畏其術又易以侮雖將百萬之衆日殺白馬先誓而食之無創也又况於不自畏以爲民首乎故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卒以五十萬之衆爲一死賊者非以五十萬之衆爲一死卒也執事流覽古今名將皆猝於應變以寡制多若廉范之治雲中不檄旁郡燹炬而躡夷師李靖之出惡池不約諸將踰險而擒頡利裴行儉之制定襄不衛糧車伏甲而殲突厥以彼所值亦皆勁敵也而或以數千騎或數甲士承鯛而取之彼豈猝以力搏者乎皆智爲主而後膽赴之明決者起則銜鏃相及也故有雲中之事而楊璇以之揚灰而制蒼梧齊賢以之負芻而破契丹是叟柴之故智也有惡池之享而李愬以之冒雪而犯蔡州狄青以之宵飲而入大理是趙壁之循轍也有制掠之事而遺糧汴水祖逖効於魏伏甲蒙船克宏試於吳是木罌之餘奇

也故智患不練練則智生膽患不練練則膽堅膽智之於人亦若水火之於土石也決索則得之亦豈有神鬼哉今之爲智者不用以決策而用以私鬪猝不能生則以之死猝未得死則以之生以不守則罪戰以不戰則罪守是往事之不復也今又且歲寄譎於關口口斲然伏爪翕齒以候吾動東西眈眈相眎隙遂此何患不戰患不得所以戰者耳執事閔然痛戰之不力思以五死制必勝之士夫死非士之所避而勝非一死之所制也今卽謂餽募之事談者已多朝鮮虎兔廟算制之非多士所與然使不以多士戰則已必以多士戰則東朝鮮西結虎兔不可以不審也夫不約朝鮮不結虎兔則其勢不可戰約朝鮮結虎兔則其勢必不可戰不約不結而不可戰者口無所繚繞之數知於彼彼必與我急搏於廩城之下約之結之而不可戰者口因以繚繞我數亦短於彼彼

又急搏於巖城之下夫急搏於巖城之下者勝自彼制勝自彼制則我有五陷焉易不可避阨不可邀一也風雨去來我不能知二也敵糧無戒飽逸其之維力是眎三也迂直節促巧無所施四也多目而視人肘足相及五也夫行兵之必藉勢勢必藉險險非一襲謀非一設故曰決水於千仞之谿曰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皆尚遠慮而賤猝搏也今言關則但曰關言戰則但曰戰言舟則但舟言車則但車咫尺之數已知之矣而又益之棄險以資其利卽使吳璘登陣王德巨斧武穆朴刀馬拒鹿車堵牆鋸齒皆足以破鐵騎然至城下而投之安用哉故曰以車投車以人投人鳩甲鐵杖及身而止無庸也善戰者必迂爲其道以取之水以迂而毒人火以迂而毒身毒身者去蠱毒人者去虺難以毒身又枯於毒人而厲爲一創者是以三軍之衆飼其蠱虺也夫當廉范雲中時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五

漢室之威皆被於殊域郡又甚治□度朝夕救必且至故范直以不救治之藥師守約皆襲百戰之威橫行萬里然每謀動諸將皆未及知故得以巧制之今之耳目候息皆以予敵聲響鏗鞳未吸未撫敵已先得之卽使叔度藥師守約之奇豈可再試哉故善戰者制人而不制於人叩人而不叩於人今謂□□之能殺人與西□之能繫人者過也方□縱橫時□實翱翔其間□破白羊骨取北關北關與新婚而□坐不敢動又安得向爲我死乎我不自爲可死則必叩□叩□則必制於□故□之結不若散也朝鮮之動不若未動也所謂車戒於出彘而馬慎於蒲草也我強則與強我柔則與柔是葦之束竹非竹之束葦也鬼之附人也於其柔賊之附人也於其強宋者天下之至弱國也范歐非天下之健者也永叔謂欲用橫山諸部必先藉戰勢之威仲淹以爲欲奪橫山必先

掠之使我主而彼客兵法曰敵之所備者多則我所以戰者寡矣  
我之所備者多則敵所以戰者必寡矣今敵之戰我者皆不可知  
而吾之無戰者不出其計則是以專與敵也以專與敵則我倒爲  
客夫千羽戈戚非爲客者之所及舞也善用兵者先實其內而後  
圖其應先奪其險而後可以不陷故太公之謀八十一篇兵八十  
一篇才八十一篇不如易之二言也剛中而應行險而不陷剛中  
正也行險奇也正以應者可以使信可以使詐奇以不陷者可以  
俱死可以俱生攷古名將自明問而外若祭彤親異種而鮮卑効  
能張奐卻金馬而東羌戮力應在外也令公造膝而臨淮協心馬  
燧釋憾而抱眞飲泣應在中也馬武困極而王霸發師兩甄俱敗  
而周訪始戰不陷前也光弼移軍野水而夕反河陽繼倫出遇大  
敵而銜枚躡之不陷後也此數子者皆不知易而通於易夫使張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五

祭無剛中之德則異類反戈馬郭無長子之謨則輿尸反目且使  
王霸周訪光弼繼倫之徒無出險之智而爲此大創者能保其不  
陷哉故死者非士之所避而勝者非一死之所制也法之言五死  
也曰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而卒約之死正夫以極詐之道而  
約必死之正猶鄉飲酒而毒之也殺士之半不足以爲威陷嬰兒  
於深谿不足以爲愛發墓剽降戶取男子不足以爲怒燔帳繼寶  
不足以爲利義者雜愛與威雜怒與利而出之則得失必半得失  
必半者猶之無創也故曰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又曰刑極於無刑  
舍此而往則亦曰審計明法而已矣以今之道欲圖全勝以靖方  
夏必聖天子赫然正刑師之柄內以義正大臣外以義謝□□章  
死別生絕疑去祥立百年之算自爲不可敗以厲於中其次者重  
葺五關脩墮陘鮮水之治正告虎兔廟山以北西□當之片石以

南我師當之我因以發闕內之屯依於腓鋤度墨於周立十年之  
算爲不可勝以待於邊其次者陰散西口出廣寧之北陽勃樓船  
下四洲之南妙簡能將駐於二衛度可而進示怯而退務遠致而  
近取之決算一勝則天下之氣可復也其最下者乃孤守關 增  
桃林東勝之若而久待容於薊門若夫變訓練之制策不動之陣  
但簡勁卒十萬之數八分而汰五繩甲準鎧走兩尺之木伏七尺  
之器噪千騎而蹂之再反不亂者此不出十日可戰矣馬隆而上  
穰苴而下則亦猶人也何必孫吳哉

武試式士策

兵術

夫天下何事而可無術哉而況於兵世言兵用謀用智用機用權  
此兵之術也非聖人之術也聖人之術藏於愚孫武子之言曰使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五

敵人不知其所攻守又曰愚士卒如驅羊而古太公之書曰聖人  
將動必有愚色夫不惟愚敵而且愚其民不惟愚其民而且自蔽  
於愚藏於愚兵術之所自起也神龍潛而虛無而變化於雲霧息  
之乎一而奪之乎時也聖人高視而遠臨深居而不覩顛倒奇正  
九地九天聖人且以爲寒暑風雨自然而不得不然聖人處之不  
驚而天下芸芸之衆皆爲焉驅於其中飲之食之作之止之合之  
散之生之殺之天下不出聖人之金鼓號令而聖人何憂何喜卒  
不自明其救天下正萬物之用故曰聖人之道如龍首微矣哉聖  
人之爲兵術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術非道德仁義之失也以術爲兵術則失爾若夫聖人之術則  
道德仁義變化之總古來名將亦日用不知於其中合於法而勝  
不合於法而敗敗者固莫得其解而勝亦不識其機之何從轉而

應之何從來然大要不出息於一而奮於時夫不一不可以爲乘而時至必不能已於奮此千古兵法之決而聖人所爲有愚色也聖人以爲事至而機生機動而智起萬變生於道道生於自然至於行乎自然而管名勇功盡消化於聖人之愚色矣其用士卒也呼吸生死轉之於高山蹈之於深谿奪其趨避而齊其嚮背民之愚性至此乃見而得致其專一之用豈有意義可解語言可相告者乎是故聽行軍之去來進退而驅之如驅羊故敵莫得而窺之夫敵莫得而窺者術也凡戰之術主待客則勝飽待饑則勝逸待勞則勝合待散則勝盛待衰則勝順也而善用兵者能逆取之故轉敵人之所勝者予我而轉我之所不勝者予敵故曰難知陰是故轉客爲主則陳湯可以擊郅支而班超可以擊莎車轉飢爲飽則量沙可以出乘輿而橫擊可以敗契丹轉逸爲勞則一師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五

肆可以敵楚師登陣之法可以却金人轉散爲合則左右之句卒可以走吳師之中軍晝夜之揚兵可以老思明之敵氣轉易爲險則據北山者可以破秦軍而決上流者可以擒龍且轉衰爲盛則厲氣之田單可以破燕師而轉鬪之馬隆可以敵羌衆此皆在戰守攻圍之外隨機立變順地制形萬事生於逆而萬變妙於轉也古之名將其於行間用人明賞信罰也大約以順爲正法而以逆爲奇法以直爲死法而以轉爲活法何也智如泉焉迅直而無轉勢則窮矣逆而導之紆曲以盡其變焉則其用源源而來矣用間而無間之跡者湯武是也奄癸之酒保而升之鼎鼐之間朝歌之鼓刀而得之垂綸之下用夏間夏用商間商也用豪傑而無駕馭之形者光武是也賊官馬武之流豆粥麥飯之侶隴蜀旣定馳志伊吾而絕口不談兵以消其拔劍之氣而免其鼎菹之禍教而不

詠寬而有制之義也不賞而更妙於賞者漢元帝唐元宗是也甘陳之功不得爲通侯而却靈筮之爵不過郎將使人不敢僥萬一而以百萬命嘗試也用罰而人不測者吳起是也吳起與秦將未合一夫不勝其勇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此非吾令也卒斬之斬以明令明令以止亂也凡此皆兵家之術靜以幽藏以正擢奇於重闔之內而慮患於杳冥之表者也總之古之聖人能自愚以愚人而後之用兵者各思自用其智而不覺爲敵所愚是以試之而輒敗雖然孫吳之世特霸世耳有財而人嚮其利有法而人畏其威故能以兵法操縱之至如今日帑藏漏卮於盜臣而內府之金錢已竭刑書屑越於逃將而天子之斧鉞不伸夫人主所以誘人者惟有財而所以使人懼者惟有法兩者去雖風后太公之復生亦不能輔而爲治然則如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堯

之何曰聖人在上決無窮而不通之勢是在反始而復其本以救天下其大端有二曰以政事理國以法令制兵政事者武爵任則兵強粟爵任則國富武爵以厲戰粟爵以勸農審權而程實之術也法令者殺之貴大賞之貴小令貴勿更以一民心無借人國柄而衰其勢天子之威震而四夷寶萬物伏矣語有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今天下之蔓多矣得無高談道德仁義而失其匡襄薄伐之用乎愚生願以兵術之說進而効神聖曰中之慧也

邊計

內寧之世不弭外憂何言乎其爲內寧也其禮樂脩其刑政飭其吏廉而法其民勤而端其君子小心而畏道其小人安分而畏命若是則可謂內寧也矣今天下內危者四而外憂不與焉其禮樂不出於閭閻其賞罰不出於都門其小人不信其上其君子不知



其下此所謂危憂也夫蘊薪厝火賅不待明崩崖啜虎聽不待聰以今之勢而猶惴然以兵食爲慮庶幾一濟此天下之窮愚也自往歲餉遼東西運發常六七十萬比歲增益可二百萬今東西已破歲發百餘萬灤河諸運堆糧如山棄之資敵而猶言餉豈不哀哉且自東難以來喪地千里屠民百萬拔城十數豈有大師矢石之交堅城十日之頓負戶汲水掘鼠燃膚之事徒以一夫離心開門駢首彼此相仍其故何哉夫宋者古今之弱國也咸平而前歲賂契丹僅三十萬康定慶厯而後遼索歲幣至百餘萬然而宋不益貧每歲郊祀禮樂費又百萬或數百萬熙寧元年曾公亮執政嘗以歲凶罷賜諸府銀絹司馬光猶以爲不可裁半而已熙寧之間王安石又棄河東數郡之地邊境益促賦役益擾加以保甲使口爲兵然而終宋之世軍士將卒未有叛者崇寧政和之天下民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五

兵常八十萬人當時幹練之十二議用口則口爲用其時則有潘羅支角厮囉之捍靈州議召募則召募爲用其時則有陝右巴東義勇數十萬之捍西界竟而宋之所以安危不在此也宋之所以危亡者在於賢邪不別而進退數驟也其所以遷延三百年不與五代爲牒者在於君子間生而禮樂未壞也夫宋之天下不及今區宇之半咸平而後遼已噩然擅朔於海外僅以數十君子之故天下奉宋以紹統於漢唐乃今新學之士猶詆宋爲不受儒者之用此乃一之至陋也夫人心之不死禮義之可以借也千四百年之間而有兩宋焉宋襄公之與宋仁宗是也一則借仁義以七十里之地霸天下之諸侯使後世君子其推之以爲五霸一則借仁義以守汴河之計存天下之正統使前代帝王其引之以爲三宗夫使宋之君子不脩其禮樂不講其道藝即使契丹請弟匭夏

呼兒王韶開殊方之利馬植成海上之勲比之於晉猶豈蘇之於  
藁本也豈能與漢唐絮大哉今天下方域遍海外士紳串山谷墳  
籍高喬嶽後生瀝筆而呵唐斥宋獨不能定一禮明一樂發一謀  
抒一策敵去則垂手雍容敵至則裹足避地而日相闕於道舍之  
傍今即使闕前再勝遼西可復能保一年之後干戈不尋長安奸  
細不逸於邊士大夫能有一人□□□之命哉即使□□天□□  
□効力能保德明之後不有元昊亡遼之後不有□□而□□□  
□果不爲肘腋之患哉即使忠順之封加於□□反側之性盡爲  
樞鷄能保□□餘□有百年之衰□□諸孫錮河曲之內哉以今  
之勢必使邊疆變爲藩鎮翰鈴寄於干戈閭井盡爲馬甲不得唐  
宋之利則必先中唐宋之害舍此不講又必去汨汨波流同逝詩  
曰無淪胥以鋪昔王安石初告仁宗以爲天下無才心嘗非之以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卷

爲熙豐之禍媿端於此由今而觀天下之士目視經濟如手擘紡  
其稍豪負又率淺踈不達於用以今之時即使□□撫掌謂中國  
無材不爲過也當宣廟時于忠肅始爲御史數漢藩之罪小當上  
意至手書其名授都御史卒以濟己己之難王文成亦以壯年批  
鱗自見康陵屢待以不死而後抒績南昌天下士亦不激不奮也  
無謂今遂無材往者五六十年士喜倜儻相激發爲文章而遂文  
章又前五六十年相激發爲禮樂而多禮樂其先五六十年士益  
矜奮多邊疆戎馬之任至於今而絕矣帖括延靡又五十年不及  
今時稍變其說以收才智一臂之用乃復詹詹樂爲小言以唯吾  
意之是直嗚呼以此而號天下收豪傑救時濟世猶以狗彘之招  
招步景也以執事意今日自選將練兵而外何爲奇畫天下奇畫  
正使人坐爲無奇耳昔王猛揮談而桓温不顧龐公潛論而本初

不招遂使□塵應於南斗荆益割於二雄今國家多福□□一姓  
不再興□□以□□再干其禍將有豪傑之才雍容博俎舉左足  
而促之執事誠亦憂時奈何以尺幅輕量天下之士也

黃石齋先生集卷五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涇縣潘錫恩校

五

